







Handwritten Chinese characters in seal script, appearing as a faint watermark or bleed-through. The characters are arranged in two vertical columns.

Handwritten Chinese characters in seal script, appearing as a faint watermark or bleed-through. The characters are arranged in two vertical columns.



Folio
PL 2716
W24
v. 1

論

贊

光緒紀元夏月湖
北崇文書局開雕

論衡序

余覽東京永元之季名能立言者王節信仲長公理及王仲任
三君子竝振藻垂聲范史亦類而品之而迨數世後獨仲任論
衡八十餘篇有祕玩爲談助還許下見稱才進者而節信公理
沈寥莫及若是何也言貴考鏡於古昔而尤不欲其虛窵靡當
要如持衡入寶肆酌昂抑免譁眾爾已潛夫一論指訐時短抵
牾鹵略罔所考鏡而公理之昌言好澶漫而澹宕輒齟齬於世
而不相入彼二氏世且倣箒視之奚其傳仲任少宗扶風叔皮
而又腹笥洛陽之籍其於眾流百氏一一啓其扃而洞其竅憤
俗儒矜吊詭侈曲學轉相訛廣而失真迺創題鑄意所著逢遇
迄自紀十餘萬言大較旁引博證釋同異正嫌疑事卽絲棼複
還而前後條委深密矩矱精篤漢世好虛辭異說中爲辨虛凡

九其事彙其法嚴其旨務祛謬悠夸毗以近理實而不憚與昔
賢聚訟上裨朝家彝憲下淑詞壇聽觀令人誦之泠然斥吊詭
而公平開曲學而宏鉅譬一鬧之市一提衡者至而貨直錙銖
率畫一無殊喙以故中塞明月夜光無因而至前則匹士按劍
迺相與匿衡而衡誠懸也吾惡夫諸子之不平平之於吾衡焉
若乃夫仲任之衡其果帝之制乎王之謹乎累銖而不失迨鑑
而昏乎有傳於肆曰一提而一流也一市人重聽矣視衡星若
垣次而五權亂喪一市之明矣械易圭璣易璫尺爲輕寸爲重
而一市人皆眩寔無日矣故衡仲任之衡以平其平是帝王之
衡也天君之謂也史稱仲任年漸七十志力衰耗造養性書十
六篇不知誰何氏匿之吾甚不平行問之靈族氏矣虞瀆熙序

卷一

逢遇

累害

命祿

氣壽

卷二

幸偶

命義

無形

率性

吉驗

卷三

偶會

骨相

初稟

本性

物勢

怪奇

卷四

書虛

變虛

卷五

異虛

感虛

卷六

福虛

禍虛

龍虛

雷虛

卷七

道虛

語增

卷八

儒增

藝增

卷九

問孔

卷十

非韓

刺孟

卷十一

談天

說日

答佞

卷十二

程材

量知

謝短

卷十三

効力

別通

超奇

卷十四

狀留

寒温

謹告

卷十五

變動

招致
闕

明粵

順鼓

卷十六

亂龍

遭虎

商虫

講瑞

卷十七

指瑞

是應

治期

卷十八

自然

感類

齊世

卷十九

宣漢

恢國

驗符

卷二十

須頌

佚文

論死

卷二十一

卷一

論衡目錄

目

死偽

卷二十二

紀妖

訂鬼

卷二十三

言毒

薄葬

四諱

調時

卷二十四

譏日

卜筮

卜筮

辨崇

難歲

卷二十五

詰術

解除

祀義

祭意

卷二十六

實知

知實

卷二十七

定賢

卷二十八

正說

書解

卷二十九

案書

對作

卷三十

自紀

調衡目錄終

論衡卷一

漢 會稽王充撰

逢遇篇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
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卑賤或高才潔行不
遇退在下流薄能濁操遇在眾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
得以進進在遇退在不遇處尊居顯未必賢遇也位卑在下未
必愚不遇也故遇或抱沔行尊於桀之朝不遇或持潔節卑於
堯之廷所以遇不遇非一也或時賢而輔愚或以人才從於小
才或俱大才道有清濁或無道德而以技合或無技能而以色
幸伍員帛喜宜讀作伯詬字俱事夫差帛喜得重伍員誅死此變操而
同主也或操同而主異亦有遇不遇伊尹箕子是也伊尹箕子

才俱也伊尹爲相箕子爲奴伊尹遇成湯箕子遇商紂也夫以
賢事賢君君欲爲治臣以賢才輔之趨舍偶合其遇固宜以賢
事惡君君不欲爲治臣以忠行佐之操志乖忤不遇固宜或以
賢聖之臣遭欲爲治之君而終有不遇孔子孟軻是也孔子絕
糧陳蔡孟軻困於齊梁非時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淺不能用
大才也夫能御驥騶者必王良也能臣禹稷臯陶者必堯舜也
御百里之手而以調千里之足必有摧衡折輓之患有接其臣
之才而以御大臣之知必有閉心塞意之變故至言棄捐聖賢
距逆非憎聖賢不甘至言也聖賢務高至言難行也夫以大才
干小才小才不能受不遇固宜以大才之臣遇大才之主乃有
遇不遇虞舜許由太公伯夷是也虞舜許由俱聖人也並生唐
世俱而於堯虞舜紹帝統許由入山林太公伯夷俱賢也並出

周國皆見武王太公受封伯夷餓死夫賢聖道同志合道雖同
舜太公行耦許由伯夷操違者生非其世出非其時也道雖同
同中有異志雖合合中有離何則道有精麤志有清濁也許由
皐者之輔也生於帝者之時伯夷帝者之佐也出於王者之世
竝由道德俱發仁義主行道德不清不留主爲仁義不高不止
此其所以不遇也堯溷舜濁武王誅殘太公討暴同濁皆麤舉
措鈞齊此其所以爲遇者也故舜王天下皐陶佐政北人無擇
深隱不見禹王天下伯益輔治伯成子高委位而耕非皐陶才
愈無擇伯益能出子高也然而皐陶伯益進用無擇子高退隱
進用行耦退隱操違也退隱勢異身雖屈不願進人主不須其
言廢之意亦不恨是兩不相慕也商鞅三說秦孝公前一說不
聽後一說用者前一帝王之論後一霸者之議也夫持帝王之

論說霸者之主雖精見拒更調霸說雖麤見受何則精遇孝公
所不得麤遇孝公所欲行也故說者不在善在所說者善之才
不待賢在所事者賢之馬圉之說無方而野人說之子貢之說
有義野人不聽吹籟工爲善聲因越王不喜更爲野聲越王大
說故爲善於不欲得善之主雖善不見愛爲不善於欲得不善
之主雖不善不見憎此以曲伎合合則遇不合則不遇或無伎
妄以姦巧合上志亦有以遇者竊簪之臣雞鳴之客是竊簪之
臣親於子反雞鳴之客幸於孟嘗子反好偷臣孟嘗愛僞客也
以有補於人君人君賴之其遇固宜或無補益爲上所好籍孺
鄧通是也籍孺幸於孝惠鄧通愛於孝文無細節之才微薄之
能偶以形佳骨媚皮媚色稱夫好容人所好也其遇固宜或以
醜面惡色稱媚於上媼母無鹽是也媼母進於黃帝無鹽納於

齊王故賢不自可豫知遇難先圖何則人主好惡無常人臣所
進無豫偶合爲是適可爲上進者未必賢退者未必愚合幸得
進不幸失之世俗之議曰賢人可遇不遇亦自其咎也生不希
世准主觀鑒治內調能定說審詞際會能進有補贍主何不遇
之有今則不然作無益之能納無補之說以夏進鑪以冬奏扇
爲所不欲得之事獻所不欲聞之語其不遇禍幸矣何福祐之
有乎進能有益納說有補人之所知也或以不補而得祐或以
有益而獲罪且夏時鑪以炎溼冬時扇以襲火世可希主不可
准也說可轉能不可易也世主好文已爲文則遇主好武已則
不遇主好辨有口則遇主不好辨已則不遇文王不好武武王
不好文辯主不好行行主不好辯文與言尚可暴習行與能不
可卒成學不宿習無以明名名不素著無以遇主倉猝之業須

與之名曰力不足不預聞何以准主而納其說進身而託其能哉昔周人有仕數不遇年老白首泣涕於塗者人或問之何爲泣乎對曰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也人曰仕奈何不一遇也對曰吾年少之時學爲文文德成就始欲仕宦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亡後主又用武吾更爲武武節始就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年又老是以未嘗一遇仕宦有時不可求也夫希世准主尙不可爲况節高志妙不爲利動性定質成不爲主顧者乎且夫遇也能不預設說不宿具邂逅逢喜遭觸上意故謂之遇如准推主調說以取尊貴是名爲揣不名曰遇春種穀生秋刈穀收求物得物作事事成不名爲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爲遇猶拾遺於途撫棄於野若天授地生鬼助神輔禽息之精陰慶鮑叔之魂默舉若是者乃遇耳今俗人旣

不能定遇不遇之論又就遇而譽之因不遇而毀之是據見效
案成事不能量操審才能也

累害篇

凡人仕宦有稽留不進行節有毀傷不全罪過有累積不除聲
名有暗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也又知非昏策非昧也逢遭外
禍累害之也非唯人行凡物皆然生動之類咸被累害累害自
外不由其內夫不本累害所從生起而徒歸責於被累害者智
不明闇塞於理者也物以春生人保之以秋成人必不能保之
卒然牛馬踐根刀鎌割莖生者不育至秋不成不成之類遇害
不遂不得生也夫鼠涉飯中捐而不食捐飯之味與彼不污者
鈞以鼠爲害棄而不御君子之累害與彼不育之物不御之飯
同一實也俱由外來故爲累害脩身正行不能來福戰栗戒慎

不能避禍禍福之至幸不幸也故曰得非己力故謂之福來不
由我故謂之禍不由我者謂之何由由鄉里與朝廷也夫鄉里
有三累朝廷有三害累生於鄉里害發於朝廷古今才洪行淑
之人遇此多矣何謂三累三害凡人操行不能慎擇友友同心
恩篤異心疎薄疎薄怨恨毀傷其行一累也人才高下不能鈞
同同時竝進高者得榮下者慚恚毀傷其行二累也人之交遊
不能常歡歡則相親忿則疎遠疎遠怨恨毀傷其行三累也位
少人眾仕者爭進進者爭位見將相毀增加傅致將昧不明然
納其言一害也將吏異好清濁殊操清吏增郁郁之白舉涓涓
之言濁吏懷恚恨徐求其過因纖微之謗被以罪罰二害也將
或幸佐吏之身納信其言佐吏非清節必拔人越次迂失其意
毀之過度清正之仕抗行伸志遂爲所憎毀傷於將三害也夫

未進也身被三累已用也身蒙三害雖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顏
回曾參不能全身也動百行作萬事嫉妬之人隨而雲起枳棘
鉤掛容體蠶蠹之黨喙螫懷操豈徒六哉六者章章世曾不見
夫不原士之操行有三累仕宦有三害身完全者謂之潔被毀
謗者謂之辱官升進者謂之善位廢退者謂之惡完全升進幸
也而稱之毀謗廢退不遇也而訾之用心若此必爲三累三害
也論者既不知累害者行賢潔也以塗搏泥以黑點緋孰有知
之清受塵白取垢青蠅所汙常在練素處顛者危勢豐者虧顏
墜之類常在懸垂屈平潔白邑犬羣吠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固
庸能也偉士坐以俊傑之才坐讀爲生招致羣吠之聲夫如是豈宜
更勉奴下循不肖哉不肖奴下非所勉也豈宜更偶俗全身以
弭謗哉偶俗全身則鄉原也鄉原之人行全無關非之無舉刺

之無刺也此又孔子之所罪孟軻之所愆也古賢美極無以衛身故循性行以俟累害者果賢潔之人也極累害之謗而賢潔之實見焉立賢潔之跡毀謗之塵安得不生絃者思折伯牙之指御者願摧王良之手何則欲專其善之名惡彼之勝己也是故魏女色艷鄒袖鼻之朝吳忠貞無忌逐之戚施彌妬遽除姦佞是故溼堂不灑塵卑屋不蔽風風衝之物不得育水湍之岸不得峭如是牖里陳蔡可知知而沈江蹈河也以軼才取容媚於俗求全功名於將不遭鄧析之禍取子胥之誅幸矣孟賁之尸人不刃者氣絕也死灰百斛人不沃者光滅也動身章智顯光氣於世奮志放蕩立卓異於俗固常通人所讒嫉也以方心偶俗之累求益反損蓋孔子所以憂心孟軻所以惆悵也德鴻者招謗爲士者多口以休熾之聲彌口舌之患求無危傾之害

遠矣滅倉之毀未嘗絕也公伯寮之愬未嘗滅也埤成丘山注
爲江河毫髮之善小人不得有也以玷汗言之清愛塵而自取
垢以毀謗言之真良見如高奇見噪以遇罪言之忠言招患高
行招恥以不純言之玉有瑕而珠有毀焦陳留君兄名稱兗州
行完跡潔無纖芥之毀及其當爲從事刺史焦康絀而不用夫
未道也被三累已用也蒙三害雖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顏回曾
參不能全身也何則眾好純譽之人非真賢也公侯已下玉石
雜於賢士之行善惡相包夫采玉者破石拔玉選士者棄惡取
善夫如是累害之人負世以行指擊之者從何往哉

命祿篇

凡人適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死生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
富之命自王公逮庶人聖賢及下愚凡有首目之類含血之屬

莫不有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禍患矣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矣故命貴從賤地自達命賤從富位自危故夫富貴若有神助貧賤若有鬼禍命貴之人俱學獨達並仕獨遷命富之人俱求獨得並爲獨成貧賤反此難達難遷難成獲過受罪疾病亡遺失其富貴貧賤矣是故才高行厚未必保其必富貴智寡德薄未可信其必貧賤或時才高行厚命惡廢而不進知寡德薄命善興而超踰故夫臨事知愚操行清濁性與才也仕宦貴賤治產貧富命與時也命則不可勉時則不可力知者歸之於天故坦蕩恬忽雖其貧賤使富貴若鑿溝伐薪加勉力之趨致強健之勢鑿不休則溝深斧不止則薪多無命之人皆得所願安得貧賤凶危之患哉然則或時溝未通而遇湛薪未多而遇虎仕宦不貴治產不富鑿溝遇湛伐薪逢虎之類也有

才不得施有智不得行或施而功不立或行而事不成雖才如孔子猶無成立之功世俗見人節行高則曰賢哲如此何不貴見人謀慮深則曰辯慧如此何不富貴富有命福祿不在賢哲與辯慧故曰富不可以籌筭得貴不可以才能成智慮深而無財才能高而無官懷銀紆紫未必稷契之才積金累玉未必陶朱之智或積下愚而千金頑魯而典城故官御同才其貴殊命治生鈞知其富與祿命有貧富知不能豐殺性命有貴賤才不能進退成王之才不如周公桓公之知不若管仲然成桓受尊命而周管稟雞秩也案古人君希有不學於人臣知博希有不爲父師然而人君猶以無能處主位人臣猶以鴻才爲斯役故貴賤在命不在智慧貧富在祿不在頑慧世之論事者以才高當爲將相能下者宜爲農商見智能之士官位不至怪而

紫之曰是必毀於行操行操之士亦怪毀之曰是必之於才知
殊不知才知行操雖高官位富祿有命才智之人以吉盛時舉
事而福至人謂才智明審凶衰禍來謂愚闇不知吉凶之命盛
衰之祿也白圭子貢轉貨致富積累金玉人謂術善學明主父
偃辱賤於齊排擯不用赴闕舉疏遂用於漢官至齊相趙人徐
樂亦上書與偃章會上善其言徵拜爲郎人謂偃之才樂之慧
非也儒者明說一經習之京師明如匡穉圭深如趙子都初階
甲乙之科遷轉至郎博士人謂經明才高所得非也而說若范
睢之于秦明封爲應侯蔡澤之說范睢拜爲客卿人謂睢澤美
善所致非也皆命祿貴富善至之時也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
在天魯平公欲見孟子嬖人臧倉毀孟子而止孟子曰天也孔
子聖人孟子賢者誨人安道不失是非稱言命者有命審也准

南書曰仁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賈生曰天不可與期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焉識其時高祖擊黥布爲流矢所中疾甚呂后迎良醫醫曰可治高祖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韓信與帝論兵謂高祖曰陛下所謂天授非智力所得揚子雲曰遇不遇命也太史公曰富貴不違貧賤貧賤不違富貴是謂從富貴爲貧賤從貧賤爲富貴也夫富貴不欲爲貧賤貧賤自至貧賤不求爲富貴富貴自得也春夏囚死秋冬出刑非能爲之也日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代王自代入爲文帝周亞夫以庶子爲條侯此時代王非太子亞夫非適嗣逢時遇會卒然卒至命貧以力勤致富富至而死命賤以才能取貴貴至而免才力而致富貴命祿不能奉持猶器之盈量手之持重也器受一升以一

升則平受之如過一升則滿溢也手舉一鈞以一鈞則平舉之過一鈞則躓仆矣前世明是非歸之於命也命審然也信命者則可幽居俟時不須勞精苦形求索之也猶珠玉之在山澤天命難知人不耐審雖有厚命猶不自信故必求之也如自知雖逃富避貴終不得離故曰力勝貧慎勝禍勉力勤事以致富砥才明操以取貴廢時失務欲望富貴不可得也雖云有命當須索之如信命不求謂當自至可不假而自得不作而自成不行而自至夫命富之人筋力自彊命貴之人才智自高若干里之馬頭日蹄足自相副也有求而不得者矣未必不求而得之者也精學不求貴貴自至矣力作不求富富自到矣富貴之福不可求致貧賤之禍不可苟除也由此言之有富貴之命不求自得信命者曰自知吉不待求也天命吉厚不求自得天命凶厚

求之無益夫物不求而自生則人亦有不求貴而貴者矣人情有不教而自善者有教而終不善者矣天性猶命也越王翳逃山中至誠不願自冀得代越人燻其穴遂不得免彊立爲君而天命當然雖逃避之終不得離故夫不求自得之貴歟

氣壽篇

凡人稟命有二品一曰所當觸值之命二曰彊弱壽夭之命所當觸值謂兵燒壓溺也彊壽弱夭謂稟氣渥薄也兵燒壓溺遭以所稟爲命未必有審期也若夫彊弱夭壽以百爲數不至百者氣自不足也夫稟氣渥則其體彊體彊則其命長氣薄則其體弱體弱則命短命短則多病壽短始生而死未產而傷稟之薄弱也渥彊之人不卒其壽若夫無所遭遇虛居困劣短氣而死此稟之薄弱之竭也此與始生而死未產而傷一命也皆由

稟氣不足不自致於百也人之稟氣或充實而堅彊或虛劣而
軟弱充實堅彊其年壽虛劣軟弱失棄其身天地生物物有不
遂父母生子子有不就物有爲實枯死而墮人有爲兒天命而
傷使實不枯亦至滿歲使兒不傷亦至百年然爲實兒而死枯
者稟氣薄則雖形體完其虛劣氣少不能充也兒生號啼之聲
鴻朗高暢者壽嘶喝濕下者夭何則稟壽天之命以氣多少爲
主性也婦人疏字者子活數乳者子死何則疏而氣泄子堅彊
數而氣薄子軟弱也懷子而前已產子死則謂所懷不活名之
曰懷其意以爲已產之子死故感傷之子失其性矣所產子死
所懷子凶者字乳亟數氣薄不能成也雖成人形體則易感傷
獨先疾病病獨不治百歲之命是其正也不能滿百者雖非正
猶爲命也譬猶人形一丈正形也各男子爲丈夫尊公嫗爲丈

人不滿丈者失其正也雖失其正猶乃爲形也夫形不可以不
滿丈之故謂之非形猶命不可以不滿百之故謂之非命也非
天有長短之命而人各有稟受也由此言之人受氣命於天卒
與不卒同也語曰圖王不成其弊可以霸霸者王之弊也霸本
當至於王猶壽當至於百也不能成王退而爲霸不能至百消
而爲天王霸同一業優劣異名壽夭或一氣長短殊數何以知
不滿百爲天者百歲之命也以其形體小大長短同一等也百
歲之身五十之體無以異也身體不異血氣不殊烏獸與人異
形故其年壽與人殊數何以明人年以百爲壽也世間有矣儒
者說曰太平之時人民侗長百歲左右氣和之所生也堯典曰
朕在位七十載求禪得舜舜徵三十歲在位堯退而老八歲而
終至殂落九十八歲未在位之時必已成入今計數百有餘矣

又曰舜生三十徵用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適百歲矣文
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而薨武王
九十三而崩周公武王之弟也兄弟相差不過十年武王崩周
公居攝七年復政退老出入百歲矣邵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
之時尚爲太保出入百有餘歲矣聖人稟和氣故年命得正數
氣和爲治平故太平之世多長壽人百歲之壽蓋人年之正數
也猶物至秋而死物命之正期也物先秋後秋則亦如人死或
增百歲或減百也先秋後秋爲期增百減百爲數物或出地而
死猶人始生而夭也物或踰秋不死亦如人年多度百至於三
百也傳稱老子二百餘歲邵公百八十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
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賄皆出百三十四十歲矣

論衡卷一終

論衡卷二

幸偶篇

凡人操行有賢有愚及遭禍福有幸有不幸舉事有是有非及觸賞罰有偶有不偶並時遭兵隱者不中同日被霜蔽者不傷中傷未必惡隱蔽未必善隱蔽幸中傷不幸俱欲納忠或賞或罰並欲有益或信或疑賞而信者未必真罰而疑者未必偽賞信者偶罰疑不偶也孔子門徒七十有餘顏回蚤夭孔子曰不幸命短死矣短命稱不幸則知長命者幸也短命者不幸也服聖賢之道講仁義之業宜蒙福祐伯牛有疾亦復顏回之類俱不幸也螻蟻行於地人舉足而涉之足所履螻蟻卒死足所不蹈全活不傷火燔野草車轢所致火所不燔俗或喜之名曰幸草夫足所不蹈火所不及未必善也舉火行有適然也由是以

論癰疽之發亦一實也氣結閼積聚爲癰潰爲疽創流血出膿
豈癰疽所發身之善穴哉營衛之行遇不通也蜘蛛結網蜚蟲
過之或脫或獲獵者張羅百獸羣擾或得或失漁者罾江湖之
魚或存或亡或奸盜大辟而不知或罰贖小罪而發覺災氣加
人亦此類也不幸遭觸而死幸者免脫而生不幸者不微幸也
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則夫順道而觸者爲不幸矣
立巖牆之下爲壞所壓蹈圻岸之上爲崩所墜輕遇無端故爲
不幸魯城門久朽欲頓孔子過之趨而疾行左右曰久矣孔子
曰惡其久也孔子戒慎已甚如過遭壞可謂不幸也故孔子曰
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又曰君子處易以
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倭幸之徒閼藉孺之輩無德薄才以色
稱媚不宜愛而受寵不當親而得附非道理之宜故太史公爲

之作傳邪人反道而受恩寵與此同科故合其名謂之佞幸無德受恩無過遇禍同一實也俱稟元氣或獨爲人或爲禽獸並爲人或貴或賤或貧或富富或累金貧或乞食貴至封侯賤至奴僕非天稟施有左右也人物受性有厚薄也俱行道德禍福不均並爲仁義利害不同晉文修文德徐偃行仁義文公以賞賜偃王以破滅魯人爲父報仇安行不走追者捨之牛缺爲盜所奪和意不恐盜還殺之文德與仁義同不走與不恐等然文公魯人得福偃王牛缺得禍者文公魯人幸而偃王牛缺不幸也韓昭侯醉臥而寒典冠加之以衣覺而問之知典冠愛已也以越職之故加之以罪衛之驂乘者見御者之過從後呼車有救危之義不被其罪夫驂乘之呼車典冠之加衣同一意也加衣恐主之寒呼車恐君之危仁惠之情俱發於心然而於韓有

罪於衛爲忠驂乘偶典冠不偶也非唯人行物亦有之長數仞
之竹大連抱之木工技之人裁而用之或成器而見舉持或遺
材而遭廢棄非工技之人有愛憎也刀斧如有偶然也蒸穀爲
飯釀飯爲酒酒之成也甘苦異味飯之熟也剛柔殊和非庖廚
酒人有意異也手指之調有偶適也調飯也殊筐而居甘酒也
異器而處蟲墮一器酒棄不飲鼠涉一筐飯捐不食夫百草之
類皆有補益遭醫人采掇成爲良藥或遺枯澤爲火所鑠等之
金也或爲劍戟或爲鋒銛同之木也或梁於宮或柱於橋俱之
火也或爍脂燭或燔枯草均之土也或基殿堂或塗軒戶皆之
水也或漑鼎釜或深腐臭物善惡同遭爲人用其不幸偶猶可
傷痛况含精氣之徒乎虞舜聖人也在此宜蒙全安之福父頑
母嚚弟象敖狂無過見憎不惡而得罪不幸甚矣孔子舜之次

也生無尺土周流應聘削迹絕糧俱以聖才並不幸偶處當道
堯受禪孔子已死於闕里以聖人之才猶不幸偶唐人之中祿
不幸偶禍必眾多矣

命義篇

墨家之論以爲人死無命儒家之議以爲人死有命言有命者
見子夏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言無命者問歷陽之都一宿沈
而爲湖秦將白起坑趙降卒於長平之下四十萬眾同時皆死
春秋之時敗績之軍死者蔽草尸且萬數饑饉之歲餓者滿道
溫氣疫癘千戶滅門如必有命何其秦齊同也言有命者曰夫
天下之大人民之眾一歷陽之都一長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
怪也命當溺死故相聚於歷陽命當壓死故相積於長平猶高
祖初起相工入豐沛之邦多封侯之人矣未必老少男女俱貴

而有相也卓礫時見往往皆然而歷陽之都男女俱沒長平之坑老少並陷萬數之中必有長命未當死之人遭時衰微兵革並起不得終其壽人命有長短時有盛衰衰則疾病被災蒙禍之驗也宋衛陳鄒同日並災四國之民必有祿盛未當衰之人然而俱災國禍陵之也故國命勝人命壽命勝祿命人有壽天之相亦有貧富貴賤之法俱見於體故壽命修短皆稟於天骨法善惡皆見於體命當天折雖稟異行終不得長祿當貧賤雖有善性終不得遂項羽且死顧謂其徒曰吾敗乃命非用兵之過此言實也實者項羽用兵過於高祖高祖之起有天命焉國命繫於眾星列宿吉凶國有禍福眾星推移人有盛衰人之有吉凶猶歲之有豐耗命有衰盛物有貴賤一歲之中一貴一賤一壽之間一衰一盛物之貴賤不在豐耗人之衰盛不在賢愚

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而不曰死生在天富貴有命者則死生者無象在天以性爲主稟得堅彊之性則氣澁厚而體堅彊堅彊則壽命長壽命長則不夭死稟性軟弱者氣少泊而性羸窳羸窳則壽命短短則蚤死故言有命命則性也至於富貴所稟猶性所稟之氣得眾星之精眾星在天天有其象得富貴象則富貴得貧賤象則貧賤故曰在天在天如何天有百官有眾星天施氣而眾星布精天所施氣眾星之氣在其中矣人稟氣而生含氣而長得貴則貴得賤則賤貴或秩有高下富或貧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小大之所授也故天有百官天有眾星地有萬民五帝三王之精天有王梁造父人亦有之稟受其氣故巧於御傳曰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正命謂本稟之自得吉也性然骨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

故曰正命隨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縱情施欲而凶禍到故曰隨命遭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冀望逢遭於外而得凶禍故曰遭命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氣之時已得吉凶矣夫性與命異或性善而命凶或性惡而命吉操行善惡者性也禍福吉凶者命也或行善而得禍是性善而命凶或行惡而得福是性惡而命吉也性自有善惡命自有吉凶使命吉之人雖不行善未必無福凶命之人雖勉操行未必無禍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性善乃能求之命善乃能得之性善命凶求之不能得也行惡者禍隨而至而盜跖莊蹻橫行天下聚黨數千攻奪人物斷斬人身無道甚矣宜遇其禍乃以壽終夫如是隨命之說安所驗乎遭命者行善於內遭凶於外也若顏淵伯牛之徒一有如何謂乎字如

何遭凶顏淵伯牛行善者也當得隨命福禍隨至何故遭凶顏

淵困於學以才自殺伯牛空居而遭惡疾及屈平伍員之徒盡忠輔上竭王臣之節而楚放其身吳烹其尸行善當得隨命之福乃觸遭命之禍何哉言隨命則無遭命言遭命則無隨命儒者三命之說竟何所定且命在初生骨表著見今言隨操行而至此命在未不在本也則富貴貧賤皆在初稟之時不在長大之後隨操行而至也正命者至百而死隨命者五十而死遭命者初稟氣時遭凶惡也謂姪娠之時遭得惡也或遭雷雨之變長大夭死此謂三命亦有三性有正有隨有遭正者稟五常之性也隨者隨父母之性遭者遭得惡物象之故也故姪婦食兔生子缺唇月令曰是月也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者生子不備必有大凶癘跛盲氣遭胎傷故受性狂悖羊舌食我初生之時聲似豺狼長大性惡被禍而死在母身時遭受此性丹朱商

均之類是也性命在本故禮有胎教之法子在身時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非正色目不視非正聲耳不聽及長置以賢師良傳教君臣父子之道賢不肖在此時矣受氣時母不謹慎心妄慮邪則子長大狂悖不善形體醜惡素女對黃帝陳五女之法非徒傷父母之身乃又賊男女之性人有命有祿有遭遇有幸偶命者貧富貴賤也祿者盛衰興廢也以命當富貴遭當盛之祿常安不危以命當貧賤遇當衰之祿則禍歿乃至常苦不樂遭者遭逢非常之變若成湯囚夏臺文王厄羑里矣以聖明之德而有囚厄之變可謂遭矣變雖甚大命善祿盛變不爲害故稱遭逢之禍晏子所遭可謂大矣直兵指胸白刃加頸蹈死亡之地當劍戟之鋒執死得生還命善祿盛遭逢之禍不能害也歷陽之都長平之坑其中必有命善祿盛之人一宿同填而

死遭逢之禍大命善祿盛不能卻也譬猶水火相更也水盛勝
火火盛勝水遇其主而用也雖有善命盛祿不遇知己之主不
得效驗幸者謂所遭觸得善惡也獲罪得脫幸也無罪見拘不
幸也執拘未久蒙令得出命善祿盛天災之禍不能傷也偶也
謂事君也以道事君君善其善遂用其身偶也行與主乖退而
遠不偶也退遠未久上官錄召命善祿盛不偶之害不能留也
故夫遭遇幸偶或與命祿并或與命離遭遇幸偶遂以成完遭
遇不幸偶遂以敗傷是與命并者也不遂成善轉爲惡若是
與命祿離者也故人之在世有善凶之性命有盛衰之禍福重
以遭遇幸偶之逢獲從生死而卒其善惡之行得其胸中之志
希矣

無形篇

人稟元氣於天各受壽夭之命以立長短之形猶陶者用土爲
簋廉冶者用銅爲杵杵矣器形已成不可小大人體已定不可
減增用氣爲性性成命定體氣與形骸相抱生死與期節相須
形不可變化命不可減加以陶冶言之人命短長可得論也或
難曰陶者用埴爲簋廉簋廉一成遂至毀敗不可復變若夫冶
者用銅爲杵杵杵雖已成器猶可復鑠杵可得爲尊尊不可
爲簋人稟氣於天雖各受壽夭之命立以形體如得善道神藥
形可變化命可加增曰冶者變更成器須先以火煇灼乃可大
小短長人冀延年欲比於銅器宜有若鑪炭之化乃易形形易
壽亦可增人何由變易其形便如火爍銅器乎禮曰水潦降不
獻魚鼈何則雨水暴下蟲蛇變化化爲魚鼈離本真暫變之蟲
臣子謹慎故不敢獻人願身之變冀若蟲蛇之化乎夫蟲蛇未

化者不若不化者蟲蛇未化人不食也化爲魚鼈人則食之有
親食則壽命乃短非所冀也歲月推移氣變物類蝦蟇爲鶉雀
爲蜃蛤人願身之變冀若鶉與蜃蛤魚鼈之類也人設捕蜃蛤
得者食之雖身之不化壽命不得長非所冀也魯公牛哀寢疾
七日變而成虎音奴願身變者冀牛哀
之爲虎鯨之爲能乎則夫虎能之壽不能過人天地之性人最
爲貴變人之形更爲禽獸非所冀也凡可冀者以老翁變爲嬰
兒其次白髮復黑齒落復生身氣丁彊超乘不衰乃可貴也徒
變其形壽命不延其何益哉且物之變隨氣若應政治有所象
爲非天所欲壽長之故變易其形也又非得神草珍藥食之而
變化也人恆服藥固壽能增加本性益其身年也遭時變化非
天之正氣人所受之真性也天地不變日月不易星辰不沒正

也人受正氣故體不變時或男化為女女化為男由高岸為谷
 深谷為陵也應政為變為政變非常性也漢興老父授張良書
 已化為石是以石之精為漢興之瑞也猶河精為人持璧與秦
 使者秦亡之徵也蠶食桑老績而為繭蠶又化而為娥娥有兩
 翼變去蠶形蟻化為復育復育轉而為蟬蟬生兩翼不類蟻
 螬凡諸命蠕蜚之類多變其形易其體至人獨不變者稟得正
 也生為嬰兒長為丈夫老為父翁從生至死未嘗變更者天性
 然也天性不變者不可令復變變者不可不變若夫變者之壽
 不若不變者人欲變其形輒增益其年可也如徒變其形而年
 不增則蟬之類也何謂人願之龍為之蟲一存一亡一短一長
 龍之為性也變化斯須輒復非常由此言之人物也愛不變之
 形不可變更年不可增減傳稱高宗有桑穀之異悔過反政享

福百年是虛也傳言宋景公出三善言焚惑卻三舍延年二十
一載是又虛也又言秦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十九年是又虛
也稱赤松王喬好道爲仙度世不死是又虛也假令人生立形
謂之甲終老至死常守甲形如好道爲仙未有使甲變爲乙者
也夫形不可變更年不可滅增何則形氣性天也形爲春氣爲
夏人以氣爲壽形隨氣而動氣性不均則於體不同牛壽半馬
馬壽半人然則牛馬之形與人異矣粟牛馬之形當自得牛馬
之壽牛馬之不變爲人則年壽亦短於人世稱高宗之徒不言
其身形變異而徒言其增延年壽故有信矣形之血氣也猶囊
之貯粟米也一石囊之高大亦適一石如損益粟米囊亦增減
人以氣爲壽氣猶粟米形猶囊也增減其壽亦當增減其身形
安得如故如以人形與囊異氣與粟米殊更以苞瓜喻之苞瓜

之汁猶人之血也其肌猶肉也試令人損益苞瓜之汁令其形如故耐爲之乎人不耐損益苞瓜之汁天安耐增減人之年人年不可增減高宗之徒誰益之者而云增加如言高宗之徒形體變易其年亦增乃可信也今言年增不言其體變未可信也何則人稟氣於天氣成而形立則命相須以至終死形不可變化年亦不可增加以何驗之人生能行死則僮仆死則氣滅形消而壞稟生人形不可得變其年安可增人生至老身變者髮與膚也人少則髮黑老則髮白白久則黃髮之變形非變也人少則膚白老則膚黑黑久則黯若有垢矣髮黃而膚爲垢故禮曰黃耆無疆髮變異故人老壽遲死骨肉不可變更壽極則死矣五行之物可變改者唯土也埏以爲馬變以爲人是謂未入陶竈更火者也如使成器入竈更火牢堅不可復變今人以爲

天地所陶冶矣形已成定何可復更也圖仙人之形體生毛
變爲翼行於雲則年增矣千歲不死此虛圖也世有虛語亦有
虛圖假使之然蠅蛾之類非真正人也海外三十五國有毛民
羽民羽則翼矣毛羽之民土形所出非言爲道身生毛羽也禹
益見西王母不言有毛羽不死之民亦在外國不言有毛羽毛
羽之民不言不死不死之民不言毛羽毛羽未可以效不死仙
人之有翼安足以驗長壽乎

率性篇

論人之性定有善有惡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惡者故可教告率
勉使之爲善凡人君父審觀臣子之性善則養育勸率無令近
惡近惡則輔保禁防令漸於善善漸於惡惡化於善成爲性行
召公戒成王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生

子謂十五子初生意於善終以善初生意於惡終以惡詩曰彼
妹者子何以與之傳言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
五之子其猶絲也其有所漸化爲善惡猶藍丹之染練絲使之
爲青赤也青赤一成真色無異是故揚子哭歧道墨子哭練絲
也蓋傷離本不可復變也人之性善可變爲惡惡可變爲善猶
此類也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練自黑彼蓬之性不
直紗之質不黑麻扶緇染使之直黑夫人之性猶蓬紗也在所
漸染而善惡變矣王良造父稱爲善御不能使不良爲良也如
徒能御良其不良者不能馴服此則馴工庸師服馴技能何奇
而世稱之故曰王良登車馬不罷駑堯舜爲政民無狂愚傳曰
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斯民也三代所
以直道而行也聖主之民如彼惡主之民如此竟在化不在性

也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而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
夫敦而鄙夫寬徒聞風名猶或變節况親接形面相敦告乎孔
門弟子七十之徒皆任卿相之用被服聖教文才雕琢知能十
倍教訓之功而漸漬之力也未入孔子之門時問巷常庸無奇
其尤甚不率者唯子路也世稱子路無恆之庸人未入孔門時
戴雞佩豚以爲無禮聞誦讀之聲搖雞豚以揚唇吻之音聒賢
聖之耳惡至甚矣孔子引而教之漸漬磨礪開導闢進猛氣消
損驕節屈折不能政事序在四科斯蓋變性使惡爲善之明效
也夫肥沃堯堯土地之本性也肥而沃者性美樹稼豐茂堯而
堯者性惡深耕細鋤厚加糞壤勉致人功以助地方其樹稼與
彼肥沃者相似類也地之高下亦如此焉以鑿鋪鑿地以埤增
下則其下與高者齊如復增鑿鋪則天下者不徒齊者也反更

爲高而其高者反爲下使人之性有善有惡彼地有高有下勉致其教令之善則將善者同之矣善以化渥釀其教令變更爲善善則且吏宜反過於往善猶下地增加鑿鋪更崇於高地也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賜本不受天之富命所加貨財積聚爲世富人者得貨殖之術也夫得其術雖不受命猶自益饒富性惡之人亦不稟天善性得聖人之教志行變化世稱利劍有千金之價棠谿魚腸之屬龍泉太阿之輩其本鉞山中之恒鐵也冶工鍛鍊成爲銛利豈利劍之鍛與鍊乃異質哉工良師巧鍊一數至也試取東下直一金之劍更熟鍛鍊足其火齊其銛猶千金之劍也夫鐵石天然尙爲鍛鍊者變易故質况人含五常之性賢聖未之熟鍛鍊耳奚患性之不善哉古貴良醫者能知篤劇之病所從生起而以針藥治而已之如徒知病之名而坐觀

之何以爲奇夫人有不善則乃性命之疾也無其教治而欲令
變更豈不難哉天道有真僞真者固自與天相應僞者人加知
巧亦與真者無以異也何以驗之禹貢曰璆琳琅玕者此則土
地所生真玉珠也然而道人消燦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
光不殊別兼魚蚌之珠與禹貢璆琳皆真玉珠也然而隨侯以
藥作珠精耀如真道士之教至知巧之意加也陽遂取火於天
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鍊五石鑄以爲器磨礪生光仰以嚮日
則火來至比真取火之道也今妄以刀劍之鉤月摩拭朗白仰
以嚮日亦得火焉夫鉤月非陽遂也所以耐取火者摩拭之所
致也今夫性惡之人使與性善者同類乎可率勉之令其爲善
使之異類乎亦可令與道人之所鑄玉隨侯之所作珠人之所
摩刀劍鉤月焉教導以學漸漬以德亦將日有仁義之操黃帝

與炎帝爭爲天子教熊羆貔虎以戰于阪泉之野三戰得志炎
帝敗績堯以天下讓舜鯀爲諸侯欲得三公而堯不聽怒甚猛
獸欲以爲亂比獸之角可以爲城舉尾以爲旌奮心盛氣阻戰
爲彊天禽獸與人殊形猶可命戰况人同類乎推此以論百獸
率舞潭魚出聽六馬仰秣不復疑矣異類以殊爲同同類以鈞
爲異所由不在於物在於人也凡含血氣者教之所以異化也
三苗之民或賢或不肖堯舜齊之恩教加也楚越之人處莊嶽
之間經歷歲月變爲舒緩風俗移也故曰齊舒緩秦慢易楚促
急燕鰲投以莊嶽言之四國之民更相出入久居單處性必變
易夫性惡者心比木石木石猶爲人用况非木石在君子之迹
庶幾可見有癡狂之疾歌啼於路不曉東西不睹燥溼不覺疾
病不知饑飽性已毀傷不可如何前無所觀卻無所畏也是故

王法不廢學校之官不除獄理之吏欲令凡眾見禮義之教學
校勉其前法禁防其後使丹朱之志亦將可勉何以驗之三軍
之士非能制也勇將率勉視死如歸且闔廬嘗試其士於五湖
之側皆加刃於荷血流至地勾踐亦試其士於寢宮之庭赴火
死者不可勝數夫刃火非人性之所貪也二主激率念不顧生
是故軍之法怪刺血蓋貴勇也聞軍令懼是故叔孫通制定禮
儀拔劍爭功之臣奉禮拜伏初臨筵而後逆順教威德變易性
也不患性惡患其不服聖教也而以其禍也豆麥之種與稻
梁殊然食能去餓小人君子稟性異類乎譬諸五穀皆爲用實
不異而效殊者稟氣有厚泊故性有善惡也稊則授不仁之氣
泊而怒則稊勇溼也仁泊則戾而少愈勇溼則猛而無義而又
和氣不足喜怒哀時計慮輕愚妄行之人罪故爲惡人受五常

含五臟皆具於身稟之泊少故其操行不及善人猶或厚或泊也非厚與泊殊其釀也麴蘖多少使之然也是故酒之泊厚同一麴蘖人之善惡共一元氣氣有少多故性有賢愚西門豹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緩帶弦以自促急之與緩俱失中和然而韋弦附身成爲完具之人能納韋弦之教補接不足則豹安于之名可得參也貧劣宅屋不具牆壁宇達人指訾之如財貨富愈起屋築牆以自蔽郭爲之具宅人弗復非魏之行田百畝鄴獨二百西門豹灌以漳水成爲膏腴則畝收一鍾夫人之質猶鄴田道教猶漳水也愚不能化不患人性之難率也雒陽城中之道無水水工激上雒中之水日夜馳流水工之功也由此言之迫近君子而仁義之道數加於身孟母之徙宅蓋得其驗人間之水污濁在野外者清潔俱爲一水源從天涯或濁或清所

在之勢使之然也南越王趙他本漢賢人也化南夷之俗背
王制椎髻箕坐好之若性陸賈說以漢德懼以聖威蹶然起坐
心覺改悔奉制稱蕃其於椎髻箕坐也惡之若性前則若彼後
則若此由此言之亦在於教不獨在性也

吉驗篇

凡人稟貴命於天必有吉驗見於地見於地故有天命也驗見
非一或以人物或以貞祥或以光氣傳言黃帝姬二十月而生
生而神靈弱而能言長大率諸侯諸侯歸之教熊羆戰以伐炎
帝炎帝敗績性與人異故在母之身留多十月命當爲帝故能
教物物爲之使堯體就之如日望之若雲洪水滔天虵龍爲害
堯使禹治水驅虵龍水治東流虵龍潛處有殊奇之骨故有詭
異之驗有神靈之命故有驗物之效天命當貴故從唐侯入嗣

與子糾爭立管仲輔子糾鮑叔佐桓公管仲與桓公爭引弓射
之中其帶鈎夫人身長七尺帶鈎其鈎挂於帶在身所掩不
過一寸之內既微小難中又滑澤錯摩鋒刃中鈎者莫不蹉跌
管仲射之正中其鈎中矢觸因落不跌中旁肉命當富貴有神
靈之助故有射鈎不中之驗楚共王有五子子招子圉子干子
皙棄疾五人皆有寵共王無適立乃望祭山川請神決之乃與
巴姬埋璧於太室之庭令五子齋而入拜康王跨之子圉肘加
焉子干子皙皆棄之棄疾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故共王死招
爲康王至子矢之圍爲靈王及身而弑子干爲王十有餘日子
皙不立又懼誅死皆絕無後棄疾後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其
王日之長短與拜去璧遠近相應也夫璧在地中五子不知相
隨人拜遠近不同壓紐若神將教跪之矣晉屠岸賈作難誅趙

盾之子朔死其妻有遺腹子及岸賈聞之索於宮母置兒於袴
中祝曰趙氏宗滅乎若當啼卽不滅若無聲及索之而終不啼
遂脫得活程嬰齊負之匿於山中至景公時韓厥言於景公景
公乃與韓厥共立趙孤續趙氏祀是爲文子當趙孤之無聲若
有掩其口者矣由此言之趙文子立命也高皇帝母曰劉媪嘗
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蛟龍在上及生而有美
質一有性好用酒嘗從王姬武負貫酒飲醉止臥媪負見其身常
有神怪每留飲酒酒倍後行澤中手斬大蛇一媪當道而
哭云赤帝子殺吾子此驗也善問矣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
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高祖之氣也與呂后隱於芒碭山澤
間呂后與人求之見其上帝有氣奮起往求輒得其處後與項
羽約先入秦關王之高祖先至項羽怨恨范增曰吾令人望其

氣氣皆爲龍成五采此皆天子之氣也急擊之高祖往謝項羽羽與亞父謀殺高祖使項莊拔劍起舞項伯知之因與項莊俱起每劍加高祖之上項伯輒以身覆高祖之身劍遂不得下殺勢不得成會有張良樊噲之救卒得免脫遂王天下初姪身有蛟龍之神旣生酒舍見雲氣之怪夜行斬蛇蛇媼悲哭始皇呂后望見光氣項羽謀殺項伯爲蔽謀遂不成遭得良噲蓋富貴之驗氣見而物應人助輔援也竇太后弟名曰廣國年四五歲家貧爲人所掠賣其家不知其所在傳賣十餘家至宜陽爲其主人入山作炭暮寒臥炭下百餘人炭崩盡壓死廣國獨得脫自卜數日當爲侯從其家之長安聞竇皇后新立家在清河觀津乃上書自陳竇太后言於景帝召見問其故果是乃厚賜之文帝立拜廣國爲韋武侯夫積炭崩百餘人皆死廣國獨脫命

當富貴非徒得活又封爲侯虞子大陳留東莞人也其生時以
夜適免母身母見其上若一疋練狀經上天明以問人人皆曰
吉貴氣與天通長大仕宦位至司徒公廣文伯河東蒲坂人也
其生亦以夜半時適生有人從門呼其父名父出應之不見人
有大木杖植其門側好善異於眾其父持杖入門以示人人占
曰吉文伯長大學宦位至廣漢太守文伯當富貴故父得賜杖
其占者若曰杖當子力矣光武帝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生於
濟陽宮後殿第二內中皇考爲濟陽令時夜無火室內自明皇
考怪之卽召功曹吏充蘭使出問卜工蘭與馬下卒蘇永俱之
卜王長孫所長孫卜謂永蘭曰此吉事也毋多言是歲有禾生
景天備火中三本一莖九穗長於禾一二尺蓋嘉禾也元帝之
初有鳳凰下濟陽宮

一有說字

故今濟陽宮有鳳凰廬始與李父等

俱起到柴界中遇賊兵惶惑走濟陽舊廬比到見光若火正赤
在舊廬道南光耀幢幢上屬天有頃不見王莽時謁者蘇伯阿
能望氣使過舂陵城郭鬱鬱葱葱及光武到河北與伯阿見問
曰卿前過舂陵何用知其氣佳也伯阿對曰見其鬱鬱葱葱耳
蓋天命當興聖王當出前後氣驗照察明著繼體守文因據前
基稟天之氣驗不足言創業龍興由微賤起於顛沛若高祖光
武者曷嘗無天人神怪光顯之驗乎

論衡卷二終

論衡卷三

偶會篇

命吉凶之主也自然之道適偶之數非有他氣旁物厭勝感動使之然也世謂子胥伏劍屈原自沈子蘭宰嚭誣讒吳楚之君究殺之也偶二子命當絕子蘭宰嚭適爲讒而懷王夫差適信姦也君適不明臣適爲讒二子之命偶自不長二偶三合似若有之其實自然非他爲也夏殷之朝適窮桀紂之惡適稔商周之數適起湯武之德適豐關龍逢殺箕子比干囚死當桀紂惡盛之時亦二子命訖之期也任伊尹之言納呂望之議湯武且興之會亦二臣當用之際也人臣命有吉凶賢不肖之主與之相逢文王時當昌呂望命當貴高宗治當平傅說德當遂非文王高宗爲二臣生呂望傅說爲兩君出也君明臣賢光耀相察

上修下治度數相得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
孔子自傷之辭非實然之道也孔子命不王二子壽不長也不
王不長所稟不同度數並放適相應也二龍之祆當效周厲適
閭橫褒姒當喪周國幽王稟性偶惡非二龍使厲王發孽褒姒
令幽王愚惑也遭逢會遇自相得也僮謠之語當驗鬪雞之變
適生鸚鵡之占當應魯昭之惡適成非僮謠致鬪競鸚鵡招君
惡也期數自至人行偶合也堯命當禪舜丹朱爲無道虞統當
傳夏商均行不軌非舜禹當得天下能使二子惡也美惡是非
適相逢也火星與昴星出入昴星低時火星出昴星見時火星
伏非火之性厭服昴也時偶不並度轉乖也正月建寅斗魁破
申非寅建使申破也轉運之衡偶自應也父歿而子嗣姑死而
婦代非子婦代代使父姑終歿也老年次自相承也世謂秋

氣擊殺穀草穀草不任凋傷而死此言失實夫物以春生夏長
秋而熟老適自枯死陰氣適盛與之會遇何以驗之物有秋不
死者生性未極也人生百歲而終物生一歲而死死謂陰氣殺
之人終觸何氣而亡論者猶或謂鬼喪之夫人終鬼來物死寒
至皆適遭也人終見鬼或見鬼而不死物死觸寒或觸寒而不
枯壞屋所歷崩崖所墜非屋精崖氣殺此人也屋老崖沮命凶
之人遭屋適履月毀於天螺消於淵風從虎雲從龍同類通氣
性相感動若夫物事相遭吉凶同時偶適相遇非氣感也殺人
者罪至大辟殺者罪當重死者命當盡也故害氣下降囚命先
中聖王德施厚祿先逢是故德令降於殿堂命長之囚出於牢
中天非爲囚未當死使聖王出德令也聖王適下赦拘囚適當
免死猶人以夜臥晝起矣夜月光盡不可以作人力亦倦欲壹

休息晝日光明人臥亦覺力亦復足非天以日作之以夜息之也作與日相應息與夜相得也鴈鵠集於會稽去避碣石之寒來遭民田之畢蹈履民田啄食草糧糧盡食索春雨適作避熱北去復之碣石象耕靈陵亦如此焉傳曰舜葬蒼梧象爲之耕禹葬會稽烏爲之佃失事之實虛妄之言也丈夫有短壽之相聚必得早寡之妻早寡之妻嫁亦遇夭折之夫也世曰男女早死者夫賊妻妻害夫非相賊害命自然也使火燃以水沃之可謂水賊火火適自滅水適自覆兩名各自敗不爲相賊今男女之早夭非水沃火之比適自滅覆之類也賊父之子妨兄之弟與此同召同宅而處氣相加凌羸瘠消單至於死亡何謂相賊或客死千里之外兵燒厭溺氣不相犯相賊如何王莽姑姊正君許嫁二夫二夫死當適趙而王薨氣未相加遙賊三家何其

痛也黃公取隣巫之女卜謂女相貴故次公位至丞相其實不
然次公當貴行與女會女亦自尊故入次公門偶適然自相遭
遇時也無祿之人商而無盈農而無播非其性賊貨而命妨榮
也命貧居無利之貨祿惡殖不滋之榮也世謂宅有吉凶徙有
歲月實事則不然天道難知假令有命凶之人當衰之家治宅
遭得不吉之地移徙適觸歲月之忌一家犯忌口以十數坐而
死者必祿衰命泊之人也推此以論仕宦進退遷徙可復見也
時適當退君用讒口時適當起賢人薦已故仕且得官也君子
輔善且失位也小人毀奇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孔子稱命魯
人臧倉讒孟子於平公孟子言天道未當行與讒相遇天未與
已惡人用口故孔子稱命不怨公伯寮孟子言天不尤臧倉誠
知時命當自然也推此以論人君治道功化可復言也命當貴

時適平期當亂祿遭衰治亂成敗之時與人興衰吉凶適相遭
遇因此論聖賢迭起猶此類也聖主龍興於倉卒良輔超拔於
際會世謂韓信張良輔助漢王故秦滅漢興高祖得王夫高祖
命當白王信良之輩時當自與兩相遇若故相求是故高祖
起於豐沛豐沛子弟相多富貴非天以子弟助高祖也命相小
大適相應也趙簡子廢太子伯魯立庶子無恤無恤遭賢命亦
當君趙也世謂伯魯不肖不如無恤伯魯命當賤知慮多泯亂
也韓生仕至太傅世謂賴倪寬實謂不然太傅當貴遭與倪寬
遇也趙武藏於袴中終日不啼非或掩其口闕其聲也命時當
生睡臥遭出也故軍功之侯必斬兵死之頭富家之商必奪貧
室之財削士免侯罷退令相罪法明白祿秩適極故厲氣所中
必加命短之人凶歲所著必饑虛耗之家矣

骨相篇

人曰命難知命甚易知知之何用用之骨體人命稟於天則有表候於體察表候以知命猶察斗斛以知容矣表候者骨法之謂也傳言黃帝龍顏顛頤戴午帝初駢齒堯眉八采舜曰重瞳禹耳三漏湯臂再肘文王四乳武王望陽周公背僕準陶馬曰孔子反羽斯十二聖者皆在帝王之位或輔主憂世世所共聞儒所共說在經傳者較著可信若夫短書俗記竹帛肩文非儒者所見眾多非一若顛頤曰爲黃帝史習公子重耳此脇爲諸侯霸蘇秦竹鼻爲六國相張儀此脇亦相秦魏項羽重瞳云虞舜之後與高祖分王天下陳平貧而飲食不足貌體佼好而眾人怪之曰平何食而肥及韓信爲滕公所鑿免於鈇質亦以面狀有異面狀肥佼亦一相也高祖隆準龍顏美鬚左股有七十

二黑子單父呂公善相見高祖狀貌奇之因以其女妻高祖呂
后是也卒生孝惠王魯元公主高祖爲泗上亭長嘗去歸之田
與呂后及兩子居田有一老公過請飲因相呂后曰夫人天下
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
曰皆貴老公去高祖從外來呂后言於高祖高祖迫及老公止
使自相老公曰鄉者夫人嬰兒相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也後
高祖得天下如老公言推此以况一室之人皆有富貴之相矣
類同氣鈞性體法相固自相似異氣殊類亦兩相遇富貴之男
娶得富貴之妻女亦得富貴之男夫二相不鈞而相遇則有立
死若未相適有豫亡之禍也王莽姑正君許嫁至期當行時夫
輒死如此者再乃獻之趙王趙王未取又薨清河南宮大有與
正君父穉君善者遇相君曰貴爲天下母是時宣帝世元帝爲

太子穉君乃因魏郡都尉納之太子太子幸之生子君上宣帝崩太子立正君爲皇后君上爲太子元帝崩太子立是爲成帝正君爲皇太后竟爲天下母夫正君之相當爲天下母而前所許二家及趙王爲無天下父之相故奉行而二夫死趙王薨是則二夫趙王無帝王大命而正君不當與三家相遇之驗也丞相黃次公故爲陽夏游微與善相者同車俱行見一婦人年十七八相者指之曰此婦人當大富貴爲封侯者夫人次公止車審視之相者曰今此婦人不富貴卜書不用也次公問之乃其旁里人巫家子也卽娶以爲妻其後次公果大富貴位至丞相封爲列侯夫次公富貴婦人當配之故果相遇遂俱富貴使次公命賤不得婦人爲偶不宜爲夫婦之時則有二夫趙王之禍夫舉家皆富貴之命然後乃任富貴之事骨法形體有不應者

則必別離死亡不得久享介福故富貴之家役使奴僮育養牛馬必有與眾不同者矣僮奴則有不死亡之相牛馬則有數字乳之性田則有種孽速熟之穀商則有居善疾售之貨是故知命之人見富貴於貧賤睹貧賤於富貴案骨節之法察皮膚之理以審人之性命無不應者趙簡子使姑布子卿相諸子莫吉至翟婢之子無恤而以爲貴無恤最賢又有貴相簡子後廢太子而立無恤卒爲諸侯襄子是矣相工相黥布當先刑而乃王後竟被刑乃封王衛青父鄭季與楊信公主家僮衛媼適生青在建章宮時鉗徒相之曰貴至封侯青曰人奴之道得不答罵足矣安敢望封侯其後青爲軍吏戰數有功超封增官遂爲大將軍封爲萬戶侯周亞夫未封侯之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入將相持一有重字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

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侯矣有如父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貧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有縱理入口曰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有罪文帝擇絳侯子賢者推亞夫廼封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入邊乃以亞夫爲將軍至景帝之時亞夫爲丞相後以疾免其子爲亞夫買工官尙方甲盾五百被可以爲葬者取庸苦之不與錢庸知其盜買官器怨而上告其子亞夫下獄貴問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當鄧通之幸文帝者也在公卿之上賞賜億萬與上齊體相工相之曰當貧賤餓死文帝崩景帝立通有盜鑄錢之罪景帝考驗通亡寄死人家不名一錢韓太傅爲諸生時一有日借相工五十錢與之俱入璧雍之中相璧雍弟子誰當貴者相工指倪寬曰彼生當貴秩至三公韓生謝遣相工通刺倪寬結

膠漆之交盡勗力之敬徒舍從寬深自附納之寬嘗甚病韓生
養視如僕狀恩深踰於骨肉後名聞於天下倪寬位至御史大
夫州郡承旨召請擢用舉在本朝遂至太傅夫鉗徒許負及相
鄧通倪寬之工可謂知命之工矣故知命之工察骨體之證賭
富貴貧賤猶人見盤盂之器知所設用也善器必用貴人惡器
必施賤者尊鼎不在陪廁之側匏瓜不在堂殿之上明矣富貴
之骨不遇貧賤之苦貧賤之相不遭富貴之樂亦猶此也器之
盛物有斗石之量猶人爵有高下之差也器過其量物溢棄遺
爵過其差死亡不存論命者如比之於器以察骨體之法則命
在於身形定矣非徒富貴貧賤有骨體也而操行清濁亦有法
理貴賤貧富命也操行清濁性也非徒命有骨法性亦有骨法
惟知命有明相莫知性有骨法此見命之表證不見性之符驗

也范蠡去越自齊遺大夫種書曰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犬烹越王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其榮樂子何不去大夫種不能去稱病不朝賜劍而死大梁人尉繚說秦始皇以并天下之計始皇從其冊與之亢禮衣服飲食與之齊同繚曰秦王爲人隆準長目鵠膺豺聲少恩虎視狼心居約易以下人得志亦輕視人我布衣也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須得志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交游乃亡去故范蠡尉繚見性行之證而以定處來事之實實有其效如其法相由此言之性命繫於形體明矣以尺書所載世所共見准况古今不聞者必眾多非一皆有其實稟氣於天立形於地察在地之形以知在天之命莫不得其實也有傳孔子相澹臺子羽唐舉占蔡澤不驗之文此失之不審何隱匿微妙之表也相或在內或在外或在形

體或在聲氣察外者遺其內在形體者亡其聲氣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鄭東門鄭人或問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頭似堯其項若皋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僂僂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未也如喪家狗然哉然哉夫孔子之相鄭人失其實鄭人不明法術淺也孔子之失子羽唐舉惑於蔡澤猶鄭人相孔子不能具見形狀之實也以貌取人失於子羽以言取人失於宰予也

初稟篇

人生性命當富貴者初稟自然之氣養育長大富貴之命效矣文王得赤雀武王得白魚赤烏儒者論之以爲雀則文王受命魚烏則武王受命文武受命於天用雀與魚烏命授之也天用赤雀命文王文王不受天復用魚烏命武王也若此者謂本

無命於天修己行善善行聞天天乃授以帝王之命也故雀與
魚鳥天使爲王之命也王所奉以行誅者也如實論之非命也
命謂初所稟得而生也人生受性則受命矣性命俱稟同時並
得非先稟性後乃受命也何以明之棄事堯爲司馬居稷官故
爲后稷曾孫公劉居邠後徙居邠後孫古公實甫三子太伯仲
雍季歷季歷生文王昌昌在襁褓之中聖瑞見矣故古公曰我
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於是太伯知之乃辭之吳文身斷髮以
讓王季文王受命謂此時也天命在人本矣太王古公見之早
也此猶爲未文王在母身之中已受命也王者一受命內以爲
性外以爲體體者面輔骨法生而稟之吏秩百石以上王侯以
下郎將大夫以至元士外及刺史太守居祿秩之吏稟富貴之
命生而有表見於面故許負姑布子卿輒見其驗仕者隨秩遷

轉遷轉之人或至公卿命祿尊貴位望高大王者尊貴之率高大之最也生有高大之命其時身有尊貴之奇古公知之見四乳之怪也夫四乳聖人證也在母身中稟天聖命豈長大之後修行道德四乳乃生以四乳論望羊亦知爲胎之時已受之矣劉媪息於大澤夢與神遇遂生高祖此時已受命也光武生於濟陽宮夜半無火內中光明軍下卒蘇永謂公曹史充蘭曰此吉事也毋多言此時已受命獨謂文王武王得赤雀魚鳥乃受命非也上天壹命王者乃興不復更命也得富貴大命自起王矣何以驗之富家之翁貲累千金生有富骨治生積貨至於年老成爲富翁矣夫王者天下之翁也稟命定於身中猶鳥之別雄雌於卵殼之中也卵殼孕而雌雄生日月至而骨節彊彊則雄自率將雌雄非生長之後或教使爲雄然後乃敢將雌此氣

性剛彊自爲之矣夫王者天下之雄也其命當王王命定於隤
姪猶富貴骨生有鳥雄卵成也非唯人鳥也萬物皆然草木生
於實核出土爲栽葉稍生莖葉成爲長短巨細皆由實核王者
長巨之最也朱草之莖如鍼紫芝之栽如豆成爲瑞矣王者稟
氣而生亦猶此也或曰王者生稟天命及其將王天復命之猶
公卿以下詔書封拜乃敢卽位赤雀魚鳥上天封拜之命也天
道人事有相命使之義自然無爲天之道也命文以赤雀武以
白魚是有爲也管仲與鮑叔分財取多鮑叔不與管仲不求內
有以相知視彼猶我取之不疑聖人取王猶管之取財也朋友
彼我無有授與之義上天自然有命使之驗是則天道有爲朋
友自然也當漢祖斬大蛇之時誰使斬者豈有天道先至而乃
敢斬之哉勇氣奮發性自然也夫斬大蛇誅秦殺項同一實也

周之文武受命伐殷亦一義也高祖不受命使之將獨謂文武受雀魚之命誤矣難曰康叔之誥曰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如無命史經何爲言天乃大命文王所謂大命者非天乃命文王也聖人動作天命之意也與天合同若天使之矣書方激勸康叔勉使爲善故言文王行道上聞於天天乃大命之也詩曰乃眷西顧此惟予度與此同義天無頭而眷顧如何人有顧睨以人傲天事易見故曰眷顧天乃大命文王眷顧之義實天不命也何以驗之夫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如必須天有命乃以從事安得先天而後天乎以其不待天命直以心發故有先天後天之勤言合天時故有不違奉天之文論語曰大哉堯之爲君唯天爲大唯堯則之王者則天不違

奉天之義也推自然之性與天合同是則所謂大命文王也自
文王意文王自爲非天驅赤雀使告文王云當爲王乃敢起也
然則文王赤雀及武王白魚非天之命昌熾祐也吉人舉事無
不利者人徒不召而至瑞物不招而來黯然偕合若或使之出
門聞告顧眄見善自然道也文王當興赤雀適來魚躍鳥飛武
王偶見非天使雀至白魚來也吉物動飛而聖遇也白魚入于
王舟王陽曰偶適也光祿大夫劉琨前爲弘農太守虎渡河光
武皇帝曰偶適自然非或使之也故夫王陽之言適光武之曰
偶可謂合於自然也

本性篇

情性者人治之本禮樂所由生也故原情性之極禮爲之防樂
爲之節性有卑謙辭讓故制禮以適其宜情有好惡喜怒哀樂

故作樂以通其敬禮所以制樂所為作者情與性也昔師舊生
 著作篇章莫不論說莫能實定周人世頌以為人性有善有惡
 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一有無性惡養而致之則惡長
 如此則情一有性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故世子作養書一篇
 密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
 性有善有惡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為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
 之也謂人生於天地皆稟善性長大與物交接者一有放縱悖
 亂不善日以生矣若孟子之言人幼小之時無有不善也微子
 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紂為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
 性惡不出厥庶長大為亂不變故云也羊舌食我初生之時叔
 姬視之及堂聞其啼聲而還曰其聲豺狼之聲也野心無親非
 是莫滅羊舌氏遂不肯見及長一有與字而勝為亂食我與焉國人

殺食我羊舌氏由是滅矣紂之惡在孩子之時食我之亂見始
生之聲孩子始生未與物接誰令悖者丹朱生於唐宮商均生
於虞室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所與接者必多善矣二帝之旁
必多賢矣然而丹朱傲商均虐並失帝統歷世爲戒且孟子相
人以眸子焉心清而眸子瞭心濁而眸子眊人生曰輒眊瞭眊
瞭稟之於天不同氣也非幼小之時瞭長大與人接乃更眊也
性本自然善惡有質孟子之言情性未爲實也然而性善之論
亦有所緣或仁或義性術乖也動作趨翔性識詭也面色或白
或黑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皆知水土
物器形性不同而莫知善惡稟之異也一有告一歲嬰兒無爭
子日字奪之心長大之後或漸利色狂心悖行由此生也告子與孟子
同時其論性無善惡之分譬之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

夫水無分於東西猶人無分於善惡也夫告子之言謂人之性與水同也使性若水可以水喻性猶金之爲金木之爲木也人善因善惡亦因惡初稟天然之姿受純一之質故生而兆見善惡可察無分於善惡可推移者謂中人不善不惡須教成者也故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告子之以決水喻者徒謂中人不指極善極惡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中人之性在所習焉習善而爲善習惡而爲惡也至於極善極惡非復在習故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性有善不善聖化賢教不能復移易也孔子道德之祖諸子之中最卓者也而曰上智下愚不移故知告子之言未得實也夫告子之言亦有緣也詩曰彼姝之子何以與之其傳曰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朱則赤夫決水使之東西猶染絲令之青

赤也丹朱商均已染於唐虞之化矣然而丹朱傲而商均虐者至惡之質不受藍朱變也孫卿有反孟子作性惡之篇以爲人性惡其善者僞也性惡者以爲人生皆得惡性也僞者長大之後勉使爲善也若孫卿之言人幼小無有善也稷爲兒以種樹爲戲孔子能行以俎豆爲弄石生而堅蘭生而香稟善氣長大就成故種樹之戲爲唐司馬俎豆之弄爲周聖師稟蘭石之性故有堅香之驗夫孫卿之言未爲得實然而性惡之言有緣也一歲嬰兒無推讓之心見食號欲食之睹好啼欲玩之長大之後禁情割欲勉厲爲善矣劉子政非之曰如此則天無氣也陰陽善惡不相常則人之爲善安從生陸賈曰天地生人也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之謂道夫陸賈知人禮義爲性人亦能察己所以受命性善者不待察而自善性惡者雖

能察之猶背禮畔義挹於善不能爲也故貪者能言廉亂者能言治盜跖非人之竊也莊躄刺人之濫也明能察已口能論賢性惡不爲何益於善陸賈之言未能得實董仲舒覽孫孟之書作情性之說曰天之大經一陰一陽人之大經一情一性性生於陽情生於陰陰氣鄙陽氣仁曰性善者是見其陽也謂惡者是見其陰者也若仲舒之言謂孟子見其陽孫卿見其陰也處二家各有見可也不處人情性情性有善有惡未也夫人情性同生於陰陽其生於陰陽有渥有泊玉生於石有純有駁情性於陰陽安能純善仲舒之言未能得實劉子政曰性生而然者也在於身而不發情接於物而然者也出形於外形外則謂之陽不發者則謂之陰夫子政之言謂性在身而不發情接於物形出於外故謂之陽性不發不與物接故謂之陰夫如子政

之言乃謂情爲陽性爲陰也不據本所生起尙以形出與不發見定陰陽也必以形出爲陽性亦與物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惻隱不忍不忍仁之氣也卑謙辭讓性之發也有與接會故惻隱卑謙形出於外謂性在內不與物接恐非其實不論性之善惡徒議外內陰陽理難以知且從子政之言以性爲陰情爲陽夫人稟情竟有善惡不也自孟子以下至劉子政鴻儒博生聞見多矣然而論情性竟無定是唯世碩儒公孫尼子之徒頗得其正由此言之事易知道難論也鄆文茂記繁如榮華恢諧劇談甘如飴蜜未必得實實者人性有善有惡猶人才有高有下也高不可下下不可高謂性無善惡是謂人才無高下也稟性受命同一實也命有貴賤性有善惡謂性無善惡是謂人命無貴賤也九州田土之性善惡不均故有黃赤黑之別上中

下之差水潦不同故有清濁之流東西南北之趨人稟天地之性懷五常之氣或仁或義性術乖也動作趨翔或重或輕性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余固以孟軻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孫卿言人性惡者中人以下者也楊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若反經合道則可以爲教盡性之理則未也

物勢篇

儒者論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氣人偶自生也猶夫婦合氣子則自生也夫婦合氣非當時欲得生子情欲動而合合而生子矣且夫婦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然則人生於天地也猶魚之於淵蟻虱之於人也因氣而生種類相產萬物生天地之間皆一實也傳曰天地不故生人人偶自生

若此論事者何故云天地爲鑪萬物爲銅陰陽爲火造化爲工乎案陶冶者之用火爍銅燔器故爲之也而云天地不故生人偶自生耳可謂陶冶者不故爲器而器偶自成乎夫比不燃事未可謂喻文不稱實未可謂是也曰是喻人稟氣不能燒一若鑠銅之下形燔器之得火也非謂天地生人與陶冶同也與喻人皆引人事人事有體不可斷絕以目視頭頭不得不動以手相足足不得不搖目與頭同形手與足同體今夫陶冶者初埴埴作器必模範爲形故作之也燃炭生火必調和鑪竈故爲之也及銅爍不能皆成器燔不能盡善不能故生也夫天不能故生人則其生萬物亦不能故也天地合氣物偶自生矣夫耕耘播種故爲之也及其成與不熟偶自然也何以驗之如天故生萬物當令其相親愛不當令之相賊害也或曰五行之氣天

生萬物以萬物含五行之氣五行之氣更相賊害曰天自當以
一行之氣生萬物令之相親愛不當令五行之氣反使相賊害
也或曰欲爲之用故令相賊害賊害相成也故天用五行之氣
生萬物人用萬物作萬事不能相制不能相使不相賊害不成
爲用金不賊木木不成用火不爍金金不成器故諸物相賊相
利含血之蟲相勝服相齧噬相啖食者皆五行氣使之然也曰
天生萬物欲令相爲用不得不相賊害也則生虎狼蝮蛇及蜂
蠆之蟲皆賊害人天又欲使人爲之用邪且一人之身含五行
之氣故一人之行有五常之操五常五行之道也五藏在內五
行氣俱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懷五行之氣輒相賊害一人之
身胸懷五藏自相賊也一人之操行義之心自相害也且五行
之氣相賊害含血之蟲相勝服其驗何在曰草木也其禽虎也

戌土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木勝土故犬
與牛羊爲虎所服也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蛇也子亦
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馬也水勝火故豕食蛇火爲水
所害故馬食鼠屎而腹脹曰審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亦有不
相勝之効午馬也子鼠也酉雞也卯兔也水勝火鼠何不逐馬
金勝木雞何不啄兔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土勝水牛羊何不
殺豕巳蛇也申猴也火勝金蛇何不食獼猴獼猴者畏鼠也豕
獼猴者犬也鼠水獼猴金也水不勝金獼猴何故畏鼠也戌土
也申猴也土不勝金猴何故畏犬東方木也其星倉龍也西方
金也其星白虎也南方火也其星朱鳥也北方水也其星玄武
也天有四星之精降生四獸之體含血之蟲以四獸爲長四獸
含五行之氣最較著案龍虎交不相賊鳥龜會不相害以四獸

驗之以十二辰之禽效之五行之蟲以氣性相刻則尤不相應
凡萬物相刻賊含血之蟲則相服至於相啖食者自以齒牙頓
利筋力優劣動作巧便氣勢勇桀若人之在世勢不與適力不
均等自相勝服以力相服則以刃相賊矣夫人以刃相賊猶物
以齒角爪牙相觸刺也力强角利勢烈牙長則能勝氣微爪短
誅膽小距頓則服畏也人有勇怯故戰有勝負勝者未必受金
氣負者未必得木精也孔子畏陽虎卻行流汗陽虎未必色白
孔子未必面青也鷹之擊鳩雀鴉之啄鵲鴈未必應鴉生於南
方而鳩雀鵲鴈產於西方也自是筋力勇怯相勝服也一堂之
上必有論者一鄉之中必有訟者訟必有曲直論必有是非非
而曲者爲負是而直者爲勝亦或辯口利舌辭喻橫出爲勝或
訕弱綴跣躡蹇不比者爲負以舌論訟猶以劍戟鬪也利劍長

戟手足健疾者勝頓刀短矛手足緩留者負夫物之相勝或以
勛力或以氣勢或以巧便小有氣勢口足有便則能以小而制
大大無骨力角翼不勁則以大而服小鵲食蝟皮博勞食蝟
蝟不便也蚊虻之力不如牛馬牛馬困於蚊虻蚊虻乃有勢也
鹿之角足以觸犬獼猴之手足以搏鼠然而鹿制於犬獼猴版
於鼠角爪不利也故十年之牛爲牧豎所驅長仞之象爲越筐
所鉤無便故也故夫得其便也則以小能勝大無其便也則以
彊服於羸也

奇怪篇

儒者稱聖人之生不因人氣更稟精於天禹母吞薏苡而生禹
故夏姓曰姒高母吞燕卵而生高故殷姓曰子后稷母履大人
跡而生育稷故周姓曰姬詩曰不圻不副是生育稷說者又曰

禹高逆生闔母背而出后稷順生不坼不副不感動母體故曰
 不坼不副逆生者子孫逆死順生者子孫順亡故桀紂誅死赧
 王奪邑言之有頭足故人信其說明事以驗證故人然其文讖
 書又言堯母慶都野出赤龍感已遂生堯高祖本紀言劉媪嘗
 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見蛟龍於上
 已而有身遂生高祖其言神驗又明著世儒學者莫謂不然
 如實論之虛妄言也彼詩言不坼不副言其不感動母體可也
 言其闔母背而出妄也夫蟬之生復育也闔背而生天之生聖
 子與復育同道乎免吮毫而懷子及其子生從口而出案禹母
 吞薏苡禹母嚙鷲卵與免吮毫同實也禹禹之母生宜背從口
 不當闔背夫如是闔背之說竟虛妄也世間血刃死者多未必
 其先祖初為人者生時逆也秦失天下闔樂斬胡亥項羽誅子

嬰秦之先祖伯翳豈逆生乎如是爲順逆之說以驗三家之祖
誤矣且夫薏苡草也燕卵鳥也大人跡土也三者皆形非氣也
安能生人說聖者以爲稟天精微之氣故其爲有殊絕之知今
三家之生以草以鳥以土可謂精微乎天地之性唯人爲貴則
物賤矣今貴人之氣更稟賤物之精安能精微乎夫令鳩雀施
氣於鴈鵠終不成子者何也鳩雀之身小鴈鵠之形大也今燕
之身不過五寸薏苡之莖不過數尺二女吞其卵實安能成七
尺之形乎爍一鼎之銅以灌一錢之形不能成一鼎明矣今謂
大人天神故其跡巨跡之人一鼎之爍銅也姜原之身一錢
之形也使大人施氣於姜原姜原之身小安能盡得其精不能
盡得其精則后稷不能成人堯高祖審龍之子子性類父龍能
乘雲堯與高祖亦宜能焉萬物生於土各似本種不類土者生

不出於土土徒養育之也母之懷子猶土之育物也堯高祖之
母受龍之施猶土受物之播也物生自類本種夫二帝宜似龍
也且夫含血之類相與爲牝牡牝牡之會皆見同類之物精感
欲動乃能授施若夫牡馬見雌牛雄雀見牝雞不相與合者異
類故也今龍與人異類何能感於人而施氣或曰夏之衰二龍
鬪於庭吐爨於地龍亡爨在積而藏之至周幽王發出龍爨化
爲玄龜入于後宮與處女交遂生褒姒玄龜與人異類何以感
於處女而施氣乎夫玄龜所交非正故褒姒爲禍周國以亡以
非類妄交則有非道妄亂之子今堯高祖之母不以道接會何
故二帝賢聖與褒姒異乎或曰趙簡子病五日不知人覺言我
之帝所有熊來帝命我射之中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
死後問當道之鬼鬼曰熊羆晉二卿之先祖也能羆物也與人

異類何以施類於人而爲二卿祖夫簡子所射熊羆二卿祖當
亡簡子當昌之秋也簡子見之若寢夢矣空虛之象不必有實
假令有之或時熊羆先化爲人乃生二卿魯公牛哀病化爲虎
人化爲獸亦如獸爲人玄韻入後宮殆先化爲人天地之間異
類之物相與交接未之有也天人同道好惡均心人不好異類
則天亦不與通人雖生於天猶蟻虱生於人也人不好蟻虱天
無故欲生於人何則異類殊性情欲不相得也天地夫婦也天
施氣於地以生物人轉和生精微爲聖哲因父氣不更稟取如
更稟者爲聖高后稷不聖如聖人皆當更稟十二聖不皆然也
黃帝帝嚳帝顓頊帝舜之母何所受氣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之
母何所感吞此或時見三家之姓曰妣氏子氏姬氏則因依放
空生怪說猶見鼎湖之地而著黃帝升天之說矣失道之意還

反其字蒼頡作書與事相連姜原履大人跡跡者基也姓當爲
其下土乃爲女旁臣非基跡之字不合本事疑非實也以周姬
况夏殷亦知子之與妣非燕子燕政也或時禹契后稷之母適
欲懷妊遭吞薏苡糲卵履大人跡也世好奇怪古今同情不見
奇怪謂德不異故因以爲姓世間誠信因以爲然聖人重疑因
不復定世士淺論因不復辨儒生是古因生其說被詩言不圻
不副者言后稷之生不感動母身也儒生穿鑿因造禹契逆生
之說感於龍夢與神遇猶此率也堯高祖之母適欲懷妊遭逢
雷龍載雲雨而行人見其形遂謂之然夢與神遇得聖子之象
也夢見鬼合之非夢與神遇乎安得其實野出感龍及蛟龍居
上或堯高祖受富貴之命龍爲吉物遭加其上吉祥之瑞受命
之證也光武皇帝產於濟陽宮鳳凰集於地嘉禾生於屋聖人

之生奇鳥吉物之爲瑞應必以奇吉之物見而子生謂之物之
子是則光武皇帝嘉禾之精鳳凰之氣歟案帝繫之篇及三代
世表禹鯀之子也禹稷皆帝嚳之子其母皆帝嚳之妃也及堯
亦嚳之子帝王之如何爲適草野古時雖質禮已設制帝王之
如何爲浴於水夫如是言聖人更稟氣於天母有感吞者虛妄
之言也實者聖人自有種世族仁如文武各有類孔子吹律自
知殷後項羽重瞳自知虞舜苗裔也五帝三王皆祖黃帝黃帝
聖人本稟貴命故其子孫皆爲帝王帝王之生必有怪奇不見
於物則效於夢矣

論衡卷三終

卷三

禮記

卷三

論衡卷四

書虛篇

世信虛妄之書以爲載於竹帛上者皆賢聖所傳無不然之事
故信而是之諷而讀之睹真是之傳與虛妄之書相違則并謂
短書不可信用夫幽冥之實尙可知沈隱之情尙可定顯文露
書是非易見籠總并傳非實專用精不專無思於事也夫世間
傳書諸子之語多欲立奇造異作驚目之論以駭世俗之人爲
譎詭之書以著殊異之名傳書言延陵季子出游見路有遺金
當夏五月有披裘而薪者季子呼薪者曰取彼地金來薪者投
鎌於地瞑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視之下儀貌之壯語言
之野也吾當夏五月披裘而薪豈取金者哉季子謝之請問姓
字薪者曰子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名遂去不顧世以爲然始

虛言也夫季子恥吳之亂吳欲共立以爲主終不肯受去之延陵終身不還廉讓之行終始若一許由讓天下不嫌貧封侯伯夷委國饑死不嫌貧刀鉤廉讓之行大可以況小小難以況大季子能讓吳位何嫌貧地遺金季子使於上國道過徐徐君好其寶劍未之卽予還而徐君死解劍帶冢樹而去廉讓之心恥負其前志也季子不負死者棄其寶劍何嫌一叱生人取金於地季子未去吳乎公子也已去吳乎延陵君也公子與君出有前後車有附從不能空行於塗明矣旣不恥取金何難使左右而煩披裘者世稱柳下惠之行言其能以幽冥自修潔也賢者同操故干歲交志置季子於冥昧之中尙不取金况以白日前後備具取金於路非季子之操也或時季子實見遺金憐披裘薪者欲以益之或時言取彼地金欲以予薪者不自取也世俗

傳言則言季子取遺金也傳書或言顏淵與孔子俱上魯太山孔子東南望吳閭門外有繫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閭門乎顏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正之因與俱下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蓋以精神不能若孔子彊力自極精華竭盡故早天死世俗聞之有字皆以爲然如實論之始虛言也案論語之文不見此言考六經之傳亦無此語夫顏淵能見千里之外與聖人同孔子諸子何諱不言蓋人目之所見不過十里過此不見非所明察遠也傳曰太山之高巍然去之百里不見唾螺遠也案魯去吳千有餘里使離朱望之終不能見况使顏淵何能審之如才庶幾者明日異於人則世宜稱亞聖不宜言離朱人目之視也物大者易察小者難審使顏淵處閭門之外望太山之形終不能見况

從太山之上察白馬之色色不能見明矣非顏淵不能見孔子亦不能見也何以驗之耳目之用均也目不能見百里則耳亦不能聞也陸賈曰離婁之明不能察帷薄之內師曠之聰不能聞百里之外閭門之與太山非直帷薄之內百里之外也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脈而死舉鼎用力力由筋脈筋脈不堪絕傷而死道理宜也今顏淵用目望遠望遠目睛不任宜盲眇髮白齒落非其致也髮白齒落用精於學勤力不休氣力竭盡故至於死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惟憂用老伯奇用憂而顏淵用睛楚望倉卒安能致此儒書言舜葬於蒼梧禹葬於會稽者巡狩年老道死邊土聖人以天下爲家不別遠近不殊內外故遂止葬夫言舜禹實也言其巡狩虛也舜之與堯俱帝者也共五千里之境同四海之內二帝之道相因不殊堯典之篇舜

巡狩東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華北至恒山以爲四嶽者四方之中諸侯之來並會嶽下幽深遠近無不見者聖人舉事求其宜適也禹王如舜事無所改巡狩所至以復如舜舜至蒼梧禹到會稽非其實也實舜禹之時鴻水未治堯傳於舜舜受爲帝與禹分部行治鴻水堯崩之後舜老亦以傳於禹舜南治水死於蒼梧禹東治水死於會稽賢聖家天下故禹葬於吳君高說會稽本山名夏禹巡狩會計於此山因以名郡故曰會稽夫言因山名郡可也言禹巡狩會計於此山虛也巡狩本不至會稽安得會計於此山宜聽君高之說誠會稽爲會計禹到南方何所會計如禹始東死於會稽舜亦巡狩至於蒼梧安所會計百王治定則出巡巡則輒會計是則四方之山皆會計也百王太平升封太山太山之上封可見者七十有二紛綸漶滅者不

可勝數如審帝王巡狩則輒會計會計之地如太山封者四方
宜多天郡國成名猶萬物之名不可說也獨爲會稽立歟周時
舊名吳越也爲吳越立名從何往哉六國立名狀當如何天下
郡國且百餘縣邑出萬鄉亭聚里皆有號名賢聖之才莫能說
君高能說會稽不能辯定方名會計之說未可從也巡狩考正
法度禹時吳爲裸國斷髮文身考之無用會計如何傳書言舜
葬於蒼梧象爲之耕禹葬會稽鳥爲之田蓋以聖德所致天使
鳥獸報祐之也世莫不然考實之殆虛言也夫舜禹之德不能
過堯堯葬於冀州或言葬於崇山冀州鳥獸不耕而鳥獸獨爲
舜禹耕何天恩之偏駁也或曰舜禹治水不得寧處故舜死於
蒼梧禹死於會稽勤苦有功故天報之遠離中國故天痛之夫
天報舜禹使鳥田象耕何益舜禹天欲報舜禹宜使蒼梧會稽

常祭祀之使鳥獸田耕不能使人祭祭加舜禹之墓田施人民之家天之報祐聖人何其拙也且無益哉由此言之鳥田象耕報祐舜禹非其實也實者蒼梧多象之地會稽眾鳥所居禹貢曰彭蠡既瀦陽鳥攸居天地之情鳥獸之行也象自蹈土鳥自食萃土蹶草盡若耕田狀壤靡泥易人隨種之世俗則謂爲舜禹田海陵廢田若象耕狀何嘗帝王葬海陵者邪傳書言吳王夫差殺伍子胥煮之於鑊乃以鴟夷橐投之於江子胥悲恨驅水爲濤以溺殺人今時會稽丹徒大江錢唐浙江皆立子胥之廟蓋欲慰其恨心止其猛濤也夫言吳王殺子胥投之於江實也言其恨悲驅水爲濤者虛也屈原懷恨自投湘江湘江不爲濤申徒狄蹈河而死河水不爲濤世人必曰屈原申徒狄不能勇猛力怒不如子胥夫衛殖子路而漢烹彭越子胥勇猛不過

子路彭越然二士不能發怒於鼎鑊之中以烹湯殖汁瀦縱旁
人子胥亦自先入鑊乃入江在鑊中之時其神安居豈怯於鑊
湯勇於江水哉何其怒氣前後不相副也且投於江中何江也
有丹徒大江有錢唐浙江有吳通陵江或言投於丹徒大江無
濤欲言投於錢唐浙江浙江山陰江上虞江皆有濤三江有濤
豈分橐中之體散置三江中乎人若恨恚也仇讎未死子孫遺
在可也今吳國已滅夫差無類吳爲會稽立置太守子胥之神
復何怨苦爲濤不止欲何求索吳越在時分會稽郡越治山陰
吳都今吳餘暨以南屬越錢唐以北屬吳錢唐之江兩國界也
山陰上虞在越界中子胥入吳之江爲濤當自上吳界中何爲
入越之地怨恚吳王發怒越江違失道理無神之驗也且夫水
難驅而人易從也生任勛力死用精魂子胥之生不能從生人

營衛其身自令身死筋力消絕精魂飛散安能爲濤使子胥之類數百千人乘船渡江不能越水一子胥之身煮湯鏹之中骨肉糜爛成爲羹菹何能有害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趙簡子殺其臣莊子義其後杜伯射宣王莊子義害簡子事理似然猶爲虛言今子胥不能完體爲杜伯子義之事以報吳王而驅水往來豈報讎之義有知之驗哉俗語不實成爲丹青之文賢聖惑焉天地之有百川也猶人之有血脈也血脈流行汎揚動靜自有節度百川亦然其朝夕往來猶人之呼吸氣出入也天地之性上古有之經曰江漢朝宗于海唐虞之前也其發海中之時漾馳而已入三江之中始小淺狹水激沸起故騰爲濤廣陵曲江有濤文人賦之大江浩洋曲江有濤竟以隘狹也吳殺其身爲濤廣陵子胥之神竟無知也溪谷之深流者安洋淺多

沙石激揚爲瀨夫濤瀨一也謂子胥爲濤誰居溪谷爲瀨者乎
案濤入三江岸沸踊中央無聲必以子胥爲濤子胥之身聚岸
漙也濤之起也隨月盛衰小大滿損不齊同如子胥爲濤子胥
之怒以月爲節也三江時風揚疾之波亦湧殺人子胥之神復
爲風也秦始皇渡湘水遭風問湘山何祠左右對曰堯之女舜
之妻也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斬湘山之樹而履之夫謂子
胥之神爲濤猶謂二女之精爲風也傳書言孔子當泗水之葬
泗水爲之卻流此言孔子之德能使水卻不湍其墓也世人信
之是故儒者稱論皆言孔子之後當封以泗水卻流爲證如原
省之殆虛言也夫孔子死孰與其生生能操行慎道應天死操
行絕天祐至德故五帝三王招致瑞應皆以生存不以死亡孔
子生時推排不容故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生時

無祐死反有報乎孔子之死五帝三王之死也五帝三王無祐
孔子之死獨有天報是孔子之魂聖五帝之精不能神也泗水
無知爲孔子卻流天神使之然則孔子生時天神不使人尊敬
如泗水卻流天欲封孔子之後孔子生時功德應天天不封其
身乃欲封其後乎是蓋水偶自卻流江河之流有回復之處百
川之行或易道更路與卻流無以異則泗水卻流不爲神怪也
傳書稱魏公子之德仁惠下士兼及鳥獸方與客飲有鷓擊鳩
鳩走巡於公子案下鷓追擊殺於公子之前公子恥之卽使人
多設羅得鷓數十枚責讓以擊鳩之罪擊鳩之鷓低頭不敢仰
視公子乃殺之世稱之曰魏公子爲鳩報仇此虛言也夫鷓物
也情心不同音語不通聖人不能使鳥獸爲義理之行公子何
人能使鷓低頭自責鳥爲鷓者以千萬數向擊鳩蜚去安可復

得能低頭自責是聖鳥也曉公子之言則知公子之行矣知公
子之行則不擊鳩於其前人猶不能改過鳥與人異謂之能悔
世俗之語失物類之實也或時公子實捕鷓鴣得人持其頭變
折其頸疾痛低垂不能仰視緣公子惠義之人則因褒稱言鷓
服過蓋言語之次空生虛妄之美功名之下常有非實之加傳
書言齊桓公妻姊妹七人此言虛也夫亂骨肉犯親戚無上
下之序者禽獸之性則亂不知倫理案桓公九合諸侯一正天
下道之以德將之以威以故諸侯服從莫敢不率非內亂懷鳥
獸之性者所能爲也夫率諸侯朝事王室耻上無勢而下無禮
也外恥禮之不存內何犯禮而自壞外內不相副則功無成而
威不立矣世稱桀紂之惡不言淫於親戚實論者謂夫桀紂惡
微於亡秦亡秦過泊於王莽無淫亂之言桓公妻姊妹七人惡

浮於桀紂而過重於秦莽也春秋采毫毛之美貶纖芥之惡桓
公惡大不貶何哉魯文姜齊襄公之妹也襄公通焉春秋經曰
莊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郕春秋何尤於襄公而書其紆
何宥於桓公隱而不譏如經失之傳家左丘明公羊穀梁何諱
不言案桓公之過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有五公子爭立齊
亂公薨三月乃計世間內嬖六人嫡庶無別則言亂於姑姊妹
七人矣傳書言齊桓公負婦人而朝諸侯此言桓公之淫亂無
禮甚也夫桓公大朝之時負婦人於背其游宴之時何以加此
方修士禮崇厲肅敬負婦人於背何以能卒諸侯朝事王室葵
丘之會桓公驕矜當時諸侯畔者九國睚眦不得一有所九國
畔去况負婦人淫亂之行何以肯留或曰管仲告諸侯吾君背
有疽創不得婦人瘡不衰愈諸侯信管仲故無畔者夫十室之

邑必有忠信若孔子當時諸侯干人以上必知方術治疽不用
婦人管仲爲君諱也諸侯知仲爲君諱而欺已必恚怒而畔去
何以能久統會諸侯成功於霸或曰桓公實無道任賢相管仲
故能霸天下夫無道之人與狂無異信讒遠賢反害仁義安能
任管仲能養人令之成事祭殺鬪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無道之
君莫能用賢使管仲賢桓公不能用用管仲故知桓公無亂行
也有賢明之君故有貞良之臣臣賢君明之驗奈何謂之有亂
難曰衛靈公無道之君時知賢臣管仲爲輔何明桓公不爲亂
也夫靈公無道任用三臣僅以不喪非有功行也桓公尊九九
之人拔甯戚於車下責包茅不貢運兵攻楚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千世一出之主也而云負婦人於背虛矣說尙書者曰周公
居攝帶天子之綬戴天子之冠負展南面而朝諸侯戶牖之間

曰展南面之坐位也負展南面鄉坐展在後也桓公朝諸侯之
時或南面坐婦人立於後也世俗傳云則曰負婦人於背矣此
則夔一足宋丁公鑿井得一人之語也唐虞時夔爲大夫性知
音樂調聲悲善當時人曰調樂如夔一足矣世俗傳言夔一足
案秩宗官缺帝舜博求眾稱伯夷伯夷稽首讓于夔龍秩宗卿
官漢之宗正也斷足非其理也且一足之人何用行也夏后
孔甲田于東菴一作莫山天雨晦冥入于民家主人方乳或曰後
來之子必貴或曰不勝之子必賤孔甲曰爲余子孰能賤之遂
載以歸析椽斧斬其足卒爲守者孔甲之欲貴之子有餘力矣
斷足無宜故爲守者今夔一足無因趨步坐調音樂可也秩宗
之官不宜一足猶守者斷足不可貴也孔甲不得貴之子伯夷
不得讓於夔焉宋丁公者宋人也未鑿井時常有寄汲計之曰

去一人作自鑿井後不復寄汲計之日得一人之作故曰宋丁
公鑿井得一人俗傳言曰丁公鑿井得一人於井中夫人生於
人非生於土也穿土鑿井無爲得人推此以論負婦人之語猶
此類也負婦人而坐則云婦人在背知婦人在背非道則生管
仲以婦人治疽之言矣使桓公用婦人徹屑服婦人於背女氣
瘡可去以婦人治疽方朝諸侯桓公重衣婦人羹裳女氣分隔
負之何益桓公思士作庭燎而夜坐以思致士反以白日負婦
人見諸侯乎傳書言聶政爲嚴翁仲刺殺韓王此虛也夫聶政
之時韓列侯也列侯之三年聶政刺韓相俠累十二年列侯卒
與聶政殺俠累相去十七年而言聶政刺殺韓王短書小傳竟
虛不可信也傳書又言燕太子丹使刺客荆軻刺秦王不得誅
死後高漸麗復以擊筑見秦王秦王說之知燕太子之客乃冒

其眼使之擊筑漸麗乃置鈛於筑中以爲重當擊筑秦王膝進不能自禁漸麗以筑擊秦王頰秦王病傷三月而死夫言高漸麗以筑擊秦王也言中秦王病傷三月而死虛也夫秦王者秦始皇帝也始皇二十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始皇始皇殺荆明矣二十一年使將軍王翦攻燕得太子丹二十五年遂伐燕而虜燕王嘉後不審何年高漸麗以筑擊始皇不中誅漸麗當二十七年遊天下到會稽至琅邪北至勞盛山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到沙丘平臺始與嬴大識書言始皇還到沙丘而亡傳書又言病筑瘡三月而死於秦一始皇之身世或言死於沙丘或言死於秦其死言恒病瘡傳書之言多失其實世俗之人不能定也

變虛篇

傳書曰宋景公之時熒惑守心公懼召子韋而問之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爲也韋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民饑必死爲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者乎是寡人命固盡也子毋復言子韋退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命二十一年公曰奚知之對曰君有三善故有三賞星必三徙三徙行七星星當一年三七二十一故君命延二十一年一歲臣請伏於殿下以伺之星必不徙臣請死耳是夕也火星果徙三舍如子韋之言則延年審得二十一歲矣星徙審則延命延命明則景公爲善天祐之也則夫世間人能爲景公之行

者則必得景公祐矣此言虛也何則皇天遷怒使熒惑本景公
身有惡而守心則雖聽子韋言猶無益也使其不爲景公則雖
不聽子韋之言亦無損也齊景公時有彗星使人禳之晏子曰
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閤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
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益詩曰
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君無回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
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
乃止齊君欲禳彗星之凶猶子韋欲移熒惑之禍也宋君不聽
猶晏子不肯從也則齊君爲子韋晏子爲宋君也同變共禍一
事二人天猶賢宋君使熒惑徙三舍延二十一年獨不多一作爲
晏子使彗消而增其壽何天祐善偏駁不齊一也人君有善行

善行動於心善言出於意同由共本一氣不異宋景公出三善言則其先三善言之前必有善行也有善行必有善政政善則嘉瑞臻福祥至熒惑之星無爲守心也使景公有失誤之行以致惡政惡政發則妖異見熒之守心桑穀之生朝高宗消桑穀之變以政不以言景公卻熒惑之異亦宜以行景公有惡行故熒惑守心不改政修行坐出三善言安能動天天安肯應何以效之使景公出三惡言能使熒惑守心乎夫三惡言不能使熒惑守心三善言安能使熒惑退徙三舍以三善言獲二十一年如有百善言得千歲之壽乎非天祐善之意應誠爲福之實也子韋之言天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夫天體也與地無異諸有體者耳咸附於首體與耳殊未之有也天之去人高數萬里使耳附天聽數萬里之語弗能聞也人坐樓

臺之上察地之螻蟻尙不見其體安能聞其聲何則螻蟻之體
細不若人形大聲音孔氣不能達也今天之崇高非直樓臺人
體比於天非若螻蟻於人也謂天非若螻蟻於人也謂天聞人
言隨善惡爲吉凶誤矣四夷人諸夏因譯而通同形均氣語不
相曉雖五帝三王不能去譯獨曉四夷况天與人異體音與人
殊乎人不曉天所爲天安能知人所行使天體乎耳高不能聞
人言使天氣乎氣若雲煙安能聽人辭說變之家曰人在天
地之間猶魚在水中矣其能以行動天地猶魚鼓而振水也魚
動而水蕩氣變此非實事也假使真然不能至天魚長一尺動
於水中振旁側之水不過數尺大若不過與人同所振蕩者不
過百步而一里之外澹然澄靜離之遠也今人操行變氣遠近
宜與魚等氣應而變宜與水均以七尺之細形形中之微氣不

過與一鼎之蒸火同從下地上變皇天何其高也且景公賢者也賢者操行上不及聖下不過惡人世間聖人莫不堯舜惡人莫不桀紂堯舜操行多善無移熒惑之效桀紂之政多惡有反景公脫禍之驗景公出三善言延年二十一歲是則堯舜宜獲千歲桀紂宜爲殤子今則不然各隨年壽堯舜桀紂皆近百載是竟子韋之言妄延年之語虛也且子韋之言曰熒惑天使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若是者天使熒惑加禍於景公也如何可移於將相若歲與國民乎天之有熒惑也猶王者之有方伯也諸侯有當死之罪使方伯圍守其國國君問罪於臣臣明罪在君雖然可移於臣子與人民設國君計其言令其臣歸罪於國方伯聞之肯聽其言釋國君之罪更移以付國人乎方伯不聽者自國君之罪非國人之辜也方伯不聽自國君之罪熒惑安

肯移禍於國人若此子韋之言妄矣曰景公聽乎言庸何能動
天使諸侯不聽其臣言引過自予方伯聞其言釋其罪委之去
乎方伯不釋諸侯之罪熒惑安肯徙去三舍夫聽與不聽皆無
福善星徙之實未可信用天人同道好惡不殊人道不然則知
天無驗矣宋衛陳鄭之俱災也氣變見天梓慎知之請於子產
有以除之子產不聽天道當然人事不能卻也使子產聽梓慎
四國能無災乎堯遭鴻水時臣必有梓慎子產之知矣然而不
卻除者堯與子產同心也案子韋之言曰熒惑天使也心宋分
野也禍當君審如此言禍不可除星不可卻也若夫寒溫失和
風雨不時政事之家謂之失誤所致可以善政賢行變而復也
若熒惑守心若必死猶亡禍安可除修政改行安能卻之善政
賢行尙不能卻出虛華之三言謂星卻而禍除增壽延年享長

久之福誤矣觀子韋之言景公言熒惑之禍非寒暑風雨之類
身死命終之祥也國且亡身且死妖氣見於天容色見於面面
有容色雖善操行不能滅死徵已見也在體之色不可以言行
滅在天之妖安可以治除乎人病且死色見於面人或謂之曰
此必死之徵也雖然可移於五鄰若移於奴役當死之人正言
不可容色肯爲善言之故滅而當死之命肯爲之長乎氣不可
滅命不可長然則熒惑安可卻景公之年安可增乎由此言之
熒惑守心未知所爲故景公不死也且言星徙三舍者何謂也
星三徙於一舍乎一徙歷於三舍也案子韋之言曰君有君人
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若此星竟徙三舍也夫
景公一坐有三善言星徙三舍如有十善言星徙十舍乎熒惑
守心爲善言卻如景公復出三惡言熒惑食心乎爲善言卻爲

惡言進無善無惡熒惑安居不行動乎或時熒惑守心爲旱災
不爲君薨子韋不知以爲死禍信俗至誠之感熒惑之處星必
偶自當去景公自不死世則謂子韋之言審景公之誠感天矣
亦或時子韋知星行度適自去自以著己之知明君臣推讓之
所致見星之數七因言星七舍復得二十一年因以星舍計年
之數是與齊太卜無以異也齊景公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
曰能動地晏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道何能對曰能
動地地固可動乎晏子嘿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鉤星在
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見公臣非能動
地地固將自動夫子韋言星徙猶太卜言地動也地固且自動
太卜言已能動之星固將自徙子韋言君能徙之使晏子不言
鉤星在房心則太卜之姦對不覺宋無晏子之知臣故子韋之

卷四
三
一言遂爲其是案子韋書錄序秦亦言子韋曰君出三善言熒
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舍不言三或時星當自去子韋以爲
驗實動離舍世增言三旣空增三舍之數又虛生二十一年之
壽也

論衡卷四終



Folia

PL2716

.W24

v.1

